宋史

百二六

宋史卷四百五十二　列傳卷第二百十一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録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敕修

忠義七

高敏 張吉　景思忠 弟思立 王奇

蔣興祖　郭滸　吳革

李翼 阮駿　趙士隆 士醫 士真 士道 士跋 叔皎 叔憑 訓之 聿之

陳淬　黃友　郝仲連

劉惟輔　牛皓　魏彥明

劉士英　翟興 弟進　朱蹕 朱良方 允武

龔楫李亘　凌唐佐　楊粹中
彊霓康傑李伸　郭僎郭贇王迸吳從龍　司馬夢求
林空齋　黃介　孫益
王仙　吳楚材　李成大
陶居仁

高敏登州人爲涇原指使數與西夏戰遭重傷范仲淹韓琦皆薦之爲閤門祗候歷利州路邠寧環慶都監主蕃部事羌圍大順城偏將趙懷德力戰其下以銀買級主帥李復圭以所部不整欲治之敏言懷德善用人戰必勝當略其小過且蕃官難彊以漢法復圭乃止羌人聲言將出鄜

延敏屢白復圭曰兵家之事聲東擊西環慶嘗破白豹金湯結釁已深不可不備已而果以兵三十萬來寇總管楊遂駐兵大義以敏爲先鋒將夏人攻奪大順水砦敏出通路自寅及午且戰且前多所斬獲次榆林援兵不至中流矢死年五十七官止東頭供奉官詔贈嘉州刺史録其三子爲侍禁殿直

張吉者慶州卒也爲淮安鎮守烽夏人寇東谷掠得之脅以兵使呼城中曰淮安諸砦已破宜速降吉反其辭曰努力諸砦無虞賊糧盡且去矣毋庸降賊怒害之詔贈内殿崇班又録其子

景思忠字進之晉州安岳人以父西上閤門使泰蔭累官西京左藏庫使爲遂州駐泊都監夷人寇淯井鈐轄張承祐出兵救之思忠部卒五百爲前鋒夷乘險薄官軍官軍戰不利死者十之六左右勸思忠引避不聽奮劒疾戰而死走馬使張宗望爲言詔察訪熊本考實得其事神宗憫之官思忠及同死者之子七人餘皆賜其家錢帛

弟思立以蔭主渭州治平砦囉兀用兵韓絳使攝保安軍夏人寇順寧思立擅領兵赴援諸將敗一軍獨全以功知德順軍策應王韶取熙州過洮築當川堡克羌香子珂諾城遂定河州嘗與羌力戰斬不用命者數人軍聲大振韶

言其臨事忠勇進如京副使通事舍人再擢東上閤門使
河州刺史賜繡旗朱甲又遷四方館使河州團練使知其
州神宗知思立母老而未有官舍命其弟思誼為秦州判
官以便養青宜結鬼章舉兵襲殺伐木卒害小校七人以
書抵思立詞不遜思立不能忍帥兵六千攻之于踏白城
鈐轄韓存寶蕃將瞎藥交止之不聽自將中軍使存寶及
魏奇為先鋒王存將左賈翊將右鬼章衆二萬分三砦以
抗官軍戰數十合羌從山下圍中軍他將王寧李元凱沒
于陣思立存寶潰圍出諸將多傷議曰日暮兵疲宜移屯
東岡以自固思立以魏奇創重獨徙其軍方遣之而殿後

兵亂前人望見亦皆潰思立且鬬且退曰我適以百騎走羌數千人無助我者今敗矣當自剄以謝朝廷衆止之少頃再戰遂死時已除忠州防禦使會其死不及拜帝以其輕敵致敗不復贈官

王奇汾州人武舉中第章惇經營湖北溪洞以爲將領降其酋舒光貴縛元猛平懿洽等州累遷如京副使爲湖南都監徙廣西宜州蠻寇邊奇領兵至天河縣期旦日會戰裨將費萬夜以衆竊出河泥隘戰没經略使移書迫奇奇不能堪後數日蠻萬人驟集奇輕出遂敗麾下猶數百人勸策馬逃去奇罵曰大丈夫當盡節以報國何走爲戰而

死詔贈皇城使忠州防禦使官其家六人仍賜金帛

蔣興祖常州宜興人之奇之孫也以蔭累調饒州司録睦州盜起旁郡皆震興祖白州將糾吏卒緝戰具盜不敢謀以功遷官知開封陽武縣陽武古博浪沙地土脉脆惡大河薄其南嘗積雨汎溢埽且潰興祖躬救護露宿其上彌四旬隄以不壞治爲畿邑最使者交薦之靖康初金兵犯京師道過縣或勸使走避興祖曰吾世受國恩當死于是與妻子留不去監兵與賊通斬以徇金數百騎來攻不勝去明日師益至力不敵死焉年四十二妻及長子相繼以悸死詔贈朝散大夫

郭滸德順中安堡人從軍積官至武經郎爲涇原第八副將金人犯陝西渭帥以下叛降獨滸義不許稱病去帥惡忌之傳致以罪下之獄脅使俱降滸奮而呼曰大丈夫今得死所矣終不能受汙叛逆大惡天地所不容吾雖死誓不爾貸當訴于地下耳衆醜其語即殺之建炎三年贈武翼大夫忠州刺史同死者朱友恭西安人以忠翊郎爲涇原第一副將部兵扞金人於華亭數有功會金兵大集友恭赴敵力戰爲所得渭帥既降誘以甘言許優進官秩不肯從更詆辱之帥不勝忿斷其脛以徇經日乃斬之後贈敦武郎

吳革字義夫華州華陽人國初勲臣廷祚七世孫也少好學喜談兵再試禮部不中乃從涇原軍以秉義郎幹辦經略司公事金人南牧帥兵解遼州之圍使粘罕軍見之庭揖不拜責其貪利敗約詞直氣勁粘罕少屈爲追回威勝諸屯兵授書使歸欽宗問割地與不割地利害對曰金人有呑噬之意願悉起關中士馬赴都爲備詔以爲武功大夫閤門宣賛舍人持節諭陝西行至朱遷聞金人犯京師復還與張叔夜同入城請於帝乞幸秦川又乞出城刼之使不敢近又乞諸門同出兵牽制衝突尾襲應援可一戰而勝時衆言已入皆不果後金兵攻安上門塡道度壕革

言之守將使洩蔡河水以灌之不聽及塡道將合欲用前
議則水已涸矣車駕幸金營華以爲隋其詐往請叔夜欲
身見其大酋計事叔夜問其故曰茲行有三說一則天子
還內二則金騎歸國三則華死叔夜爲言之不報上皇妃
后太子出郊華白孫傅乞留之不得乃爲傅謀於啓聖僧
院置振濟局募士民就食一日之間至者萬計陰以軍法
部勒將攻金營久之遷于同文館所合已至數萬多兩河
驍悍之士旣而有立張邦昌之議華謀先誅范瓊輩以三
月八日起兵謀旣定前期二日有班直甲士數百人排闥
入言邦昌以七日受冊請亟起事華乃被甲上馬至咸豐

門四面皆環黨紿華入帳即執之脅以從逆華罵之極口引頸受刃顏色不變其麾下百人皆同死

李翼麟州新秦人宣和末爲代州西路都廵檢使屯崞縣金人取代執守將嗣本遣來諭降翼射却之帥士卒堅守義勝軍統領崔忠殺都監張洪輔夜引金兵入城翼挺身搏戰達旦力不敵被執酋粘罕欲臣之怒罵不屈與縣令李聳丞王唐臣尉劉子英監酒閻誠將官折可與同死之

阮駿者興化軍人紹聖元年進士爲河南府少尹金人犯京師率所隷兵擁護神御殿抱神御罵聲不絕口卒被害特贈朝議大夫

趙士嶐字景瞻太宗之後生五歲補右班殿直旣長遊庠序月試數居前列一日投筆歎曰昔賢有不願爲章句儒出玉門關佩侯印者彼何人哉遂不復事科舉去爲郡縣吏累遷至淮南西路兵馬鈐轄駐壽春劇賊丁一箭衆號十萬來攻城郡守不知兵凡備禦之策悉委士嶐賊三旬不退士嶐募軍中敢死士與之謀有張宣者應募獨持槊縋城下擊殺數十人賊衆披靡乃選壯士數百夜開城門出其不意擊走之追奔數十里以功遷三官秩滿授江東路鈐轄李成叛據江淮六七郡連兵數萬遣其黨馬進圍九江守臣姚舜明與士嶐及副鈐轄劉紹先禦之進攻城

益急士嶐竭力捍守江東帥呂頤浩屯鄱陽旣復南康與
建武節度使楊惟忠兵會遣統制巨師古援江州未至遇
伏敗紹興元年正月詔張俊爲江淮招討使入辭頗言成
兵衆高宗責以立功俊悚懼受命未至城已陷時守城罷
卒僅數千捍賊百餘日城中食盡舜明紹先議縱火因棄
城去士嶐毅然獨糾合部曲餘民守城城破衆號呼曰無
殺我趙鈐轄賊入城大掠成素服士嶐之義欲以爲僞安
撫使士嶐怒罵曰賊欲屈我耶陰裂帛以書使示諸子曰
賊不殺我義不苟活汝輩得出爲我雪恥遂仰藥而卒年
五十二賊怒并害其家數十口事聞上嘉悼贈武功大夫

官其孫二人士巃六子皆有文行不怠不忿不慾不惡不懲不隱是役也不怠不懲不隱死焉又宗子有士醫士眞士道皆以死事聞

士醫任秀州兵馬都監建炎四年兀朮入州士醫乘城拒戰城陷死之後贈武翼大夫官其二子

士眞權知信陽軍寇劉滿至士眞拒之兵潰滿執之去荆門遇害後贈右朝奉大夫官其一子

士道以武翼大夫守官江州紹興五年馬進寇江州士道遇害贈武德大夫官其家二人

士踆濮王曾孫也靖康末爲右監門衛大將軍吉州團練

使金人驅宗室北行士䟦得間道遁去居邢州結土豪將舉事有告者金人執而殺之事聞贈保寧軍節度使謚忠果

叔皎秦悼王四世孫元豐中爲右班殿直累遷至德州兵馬都監自靖康以來劉順呂拱劉享相繼謀叛叔皎皆設方略捕擒之建炎二年金人圍城郡檄叔皎率兵禦之前後六戰圍急有江喆者與郡守宗諒謀以城降叔皎斬喆以徇金人登城叔皎猶力戰勢窮被執怒罵不屈遂遇害

叔憑建炎間任陜州都監累官武翼大夫就遷通守金人圍陜州既久援兵不至城危時叔憑子官盧氏遣以蠟丸

書曰人臣當死國難況吾以近屬其可辱命耶死固其所也遂死之時通判王滸職官劉效陳思道馮經李岳杜開縣令張玘將佐盧亨等五十一人俱死無降者

訓之字誨道秦悼王五世孫父叔侯官至惠州防禦使訓之登政和二年進士調東平儀曹知平江府吳縣朱勔怙勢役州縣訓之不爲屈勔嘗執數輩詣縣請治訓之悉縱之忤勔遂移疾去宣和末盜起河北訓之屢與人言契丹舊盟未可渝金人新好未可恃未幾金人犯京師訓之居揚州率大姓募士勤王聞都城失守乃止建炎三年知吉州永豐縣孟太后避地虔州護衛統制杜彥與其麾下叛

後軍楊世雄應之將犯永豐訓之與尉陳自仁簡兵分爲二一取間道遶賊後一據地利匿其精兵以誘賊賊至伏發殲其衆會賊別校繼至官兵未成列訓之率數十輩拒戰厲聲罵賊與自仁俱被害事聞詔贈訓之朝散郎直祕閣謚忠果自仁通直郎官其子邑人爲立祠太后之發吉州也至太和衆皆潰從事郎三省樞密院幹辦官劉德老爲金人追騎所殺官其家一人是年金人過江陳淬戰死岳飛等兵皆引去上元丞趙壘之帥鄉兵迎敵死之贈奉議郎官其家一人

聿之安定郡王叔東子也建炎中爲成忠郎金人圍潭州

帥臣向子諲率衆守城聿之隷東壁子諲循城顧聿之曰
君宗室不可效他人苟簡聿之感慨流涕金兵登城縱火
子諲率官吏突門遁去城遂陷聿之巷戰大罵而死將官
武經郎劉玠亦死之事聞贈聿之左監門衛大將軍玠武
經大夫皆官其家其後朱熹爲請立廟賜號忠節
陳淬字君銳興化軍莆田人紹聖初下第挾策西遊時呂
惠卿帥鄜延淬戎服往見惠卿問相見何事淬曰大丈夫
求見大丈夫又何事惠卿器之補三班奉職與西人接戰
于烏原手殺十餘人擒其酋主奏爲左班殿直鄜延路兵
馬都監累遷武經郎丁外艱宣和四年召赴闕授眞定路

分都監兼知北砦河北第一將尋拜忠州團練使眞定府路馬步副總管七年金人入眞定淬以孤軍禦之妻孥八人皆遇害建炎元年辟諸軍統制宗澤命擊金人於南華敗之兼大名府路都總管兵馬鈐轄權知恩州王善者金之種落也擁衆十萬長驅兩河遂襲恩淬與長子仲剛拒戰賊飛刃及淬仲剛以身蔽刃死之明年善復圍陳州淬大敗善兵拜宿州安撫使李成叛詔以淬爲御營使六軍都統淮南招撫使討之三戰三捷未幾金人犯采石又檄淬回援建康淬將中軍戚方將前王瓊將後淬曰彼衆雖多然止有二十艘一艘不越五十人每至不過千人吾伏

兵葭蘆翳薈間俟其旋濟旋獲前後不相知訖濟當盡獲
矣杜充不從金兵遂犯板橋諸軍皆潰倅獨與戰勢窮力
盡據胡床大罵刃交於胷而色不動與其從子仲敏俱死
詔贈拱衛大夫明州觀察使官其一子一婿
黃友字龍友温州平陽人少不羈十五入太學語同輩曰
大丈夫不能為國立功亦造化中贅物耳因投筆西遊邊
帥劉法一見奇之延致門下會西鄙兵閧都護高永年戰
没友作七詩哀其忠其後幕府奏功没永年之實恤典不
及其子以友詩進徽宗覽之惻然遂加贈謚友亦免省試
登進士第調永嘉瑞安二縣主簿攝華陰令有政聲方臘

竊發友同諸將收復所至披靡婺寇復作守留友攝兵曹
爲殄滅計友請往諭之既次浦江賊望風解去復單騎次
武義賊衆持釘一榼置其前友正色叱之曰汝等何速死
耶賊首李德壯之亟麾退一境貼然婺人圖像祀之通判
檀州會金人敗盟郭藥師以常勝軍叛燕土響應友獨領
數千人與之戰躬冒矢石破裂唇齒欽宗即位制置使詹
度奏友久服武事籌略過人丞相何㮚從而薦之召對問
友唇齒破裂狀爲之稱歎賚予甚渥進直徽猷閣制置司
參謀官同种師中解太原圍友遣兵三千奪榆次得糧萬
餘斛明日大軍進榆次十里而止友亟白師中地非利將

三面受敵論不合友仰天歎曰事去矣迨曉兵果四合矢石如雨敵益以鐵騎士卒奔潰敵執友謂曰降則赦汝友厲聲曰男兒死耳遂遇害帝書忠節傳家四字旌其閭官其後八人友體貌英偉膽雄萬夫謀畫機密出人意表嘗語子弟曰天下承平日久武事玩弛萬一邊書告警馬革裹尸乃吾素志他日收吾骸足心黒子爲識也其忠誠許國根於天性如此

郝仲連昌元人建炎元年金人犯河中守臣席益遁去仲連時爲貴州防禦使宣撫范致虛遣節制河東軍馬屯河中就權府事金将婁宿以重兵壓城仲連率衆力戰外援

不至度不能守先自殺其家人城陷不屈及其子皆遇害
後贈中侍大夫明州觀察使
劉惟輔涇州人以同州觀察使爲熙河馬步軍副總管金
人既得秦州經略使張深遣惟輔將三千騎禦之金前軍
踰鞏州距熙才百里惟輔留軍熟羊城以千八百騎夜趨
新店黎明軍進短兵相接殺傷大當惟輔舞矟刺其先鋒
將孛堇黑鋒洞胷墮馬死敵爲奪氣退深檄隴右都護張
嚴往追之至鳳翔境上惟輔不欲聽嚴節制乃自別道由
吳山出寶鷄獲金遊騎嚴擁大兵及金人於五里坡金人
知之伏兵坡下嚴與曲端期而不至徑前遇伏死之惟輔

自石鼻砦遁歸金人略熙河惟輔將去顧熙河尚有積粟恐金人因之以守急出悉焚之金人追及所部皆走惟輔與親信數百匿山寺中遣人詣夏國求附夏國不受其親信軍詣金人降金人執惟輔誘之百方終不言金人怒捽以出惟輔奮首曰死犬斬即斬吾頭豈汝捽也顧坐上客曰國家不負汝一旦遽降敵耶即閉口不復言而死張浚聞之承制贈昭化軍節度使賻銀帛布以二百計官子孫十二人立廟成州號忠烈有高子孺狄道人知蘭州龕谷砦聞惟輔尚存固守以待及城陷先刃其家而後死韓青爲熙河馬步軍第六將間行從惟輔爲金人所擒亦罵不

絶口而死

牛皓福津人爲武功大夫川陜宣撫後軍中部將紹興五年金右都監撒离曷與其熈河經略使慕洧欲犯秦川宣撫副使吳玠遣諸校分道伺之皓至瓦吾谷與金將虎山遇皓所部步卒不滿二百乃下與戰謂其徒曰吾所以舍馬者欲與若等同死也金人見皓異於它人欲招之皓力戰死有承信郎高萬且罵且戰與熈河路部將任安宣撫司隊官秦元薛琪張亨皆死於陣金人相謂眞健兒也後皓安皆贈翊衞大夫官其家五人贈萬等三官録其子

魏彥明開封人通判延安府建炎二年金人陷府東城而

西城猶堅守金人併兵入鄜延王庶自當鄜州來路遣統制官龐世才當延安來路天大雪世才戰敗自是金兵專圍西城初受圍時彥明與權府事劉選分地而守彥明當東壁空家貲以賞戰士金人不敢犯王庶子之道未弱冠率老弱乘城金人晝夜攻城閱十有三日城陷彥明坐子城樓上金人併其家執之諭使速降彥明曰吾家食宋祿犬輩使背吾君乎妻宿怒殺之詔贈中大夫官一子

劉士英宣和間爲温州教授方臘陷處州州人爭具舟欲遁士英奮謂不當避自郡將而下皆排沮之士英獨身任責推郡茂才石礪爲謀主治兵峙糧籍保伍分其地爲八

隅委官統率以鍾爲約令民聞鍾聲則趨所守堞未幾賊來攻拒守凡四十餘日官軍繼至賊潰去靖康初通判太原府金人入境帥臣張孝純欲避之士英率通判方笈將官王稟力止孝純及城陷稟赴火死士英持短兵接戰死之笈在金因講和使附書言二人死節後刻石于衢温二州

翟興字公祥河南伊陽人少以勇聞剽賊王伸起興與弟進應募擊賊號大翟小翟金人犯京師西道總管王襄檄興統領在城軍馬以保護陵寢功補承信郎辟京西北路兵馬副鈐轄爲陝西宣撫司前軍統制高世由以澤州降

金金以爲西京留守興與進提步卒數百巻甲夜趨洛陽擒世由等斬之群盜冀德韓清出沒汝洛間興以輕騎追襲德就擒清僅以身免會進爲叛將楊進所害賊乘勢擊敗官軍興帥餘衆拒賊保伊川明年愬進死事于朝以興代進爲京西北路安撫制置使兼京西北路招討使兼知河南府楊進屯鳴皐山北興與子琮帥鄉兵時出擾之進懼棄輜重南走興邀擊于魯山縣進中流矢死餘衆潰去西京平賊王俊據汝州興引兵攻之俊棄城去退保繖蓋山興進攻免冑大呼曰賊識我乎我翟總管也衆皆披靡遂破之金人犯河陽鞏縣永安軍興遣子琮與摶戰屢捷

追至澠池詔授河南孟汝唐州鎮撫使兼知河南府轉武
略大夫兼閤門宣贊舍人寓治伊陽時河東北雖陷土豪
聚衆保險興遣蠟書結約之向密王簡閻王英輩皆願受節
制奏上高宗嘉之授河東北路軍馬使徧檄山砦由是汾
澤潞懷衛間山砦首領皆應命金人入陝右興遣將邀擊
俘五十餘人又遣子琮生擒金河東都統保骨遂復陽城
縣乘勝取絳之垣曲進至米糧川紹興元年春金重兵犯
河南時興軍乏糧就食諸道僅存親兵自衛人情震恐興
授將彭玘方略設伏于井首俟敵至陽遁金衆果追玘伏
發金帥就擒鄧州人楊其擁衆河北僞稱信王興遣將董

先追獲于商州殺之進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劉豫將遷汴以興屯伊陽憚之遣蔣順持書誘興以王爵興斬順焚其書豫計不行乃陰遣人啗裨將楊偉以利偉殺興携其首奔豫或云賂偉爲內應以兵徑犯中軍興奮擊墜馬死事聞贈保信軍節度使興威貌魁偉每怒鬚輒張軍食不繼士以菽粟雜蔾藿食之激以忠義無不奮厲在河南累年金人不敢犯諸陵詔賜軍名忠護子琮沈勇有父風繼興爲鎮撫使琳閤門祗候

進字先之以捕盜勞補下班殿侍累功充京西第一將坐熙河帥劉法涇原戰失利降官停任尋叙復女真歸故地

改河北第四將往至遂城會契丹兵奄至都統制劉延慶
以進爲先鋒與契丹戰于幽州石料岡盧溝河皆捷又與
契丹大將遇于峯山力戰彌日契丹潰去金人犯京師朝
廷密詔西道總管王襄會兵三萬赴京城至葉縣襄欲引
兵而南進諫止之因分軍遣進持書而西時經略使范致
虛已合五路軍馬次潼關以進統河南民兵收復西京進
至福昌遣兵襲金營時金遊騎往來外邑進設伏擒之金
人逼靈山砦進父子兄弟與之戰潰圍至高都集鄉兵七
百人夜行晝伏五日至洛城夜半破關入擒高世由再捷
于伊陽白草塢都總管孫昭遠至洛陽以進戍澠池界授

武義大夫閤門宣贊舍人金人犯白浪隘將渡河進破之
未幾洛陽再陷進在伊陽蒐散亡千人金人犯薛封進
選精銳三百人夜縱火斫其營焚死者甚衆又戰于驢道
堰生擒金將翟海追至梅花谷賊黨冀德韓清嘯聚南陽進
間道擊之德降繼斬清于艾蒿平勒兵抵龍門屢與金人
夾河戰乘勝入洛陽或曰彼砦尚固城未可守不聽金人
聚懷衛蒲孟數州之衆薄城下斧諸門入進率士卒巷戰
次子亮死之遷武功大夫閤門宣贊舍人充京西北路兵
馬都鈐轄尋授馬步軍副總管升本路制置使兼知河南
府會東京留守杜充所招巨寇楊進號没角牛者擁兵數

萬殘害汝洛間進謂其兄興欲力除之會楊進遣數百騎絶水犯進營進乘半渡擊之追賊數十里破賊四砦馬驚墜塹爲賊所害贈左武大夫忠州刺史官其後五人

朱蹕湖州安吉人知錢塘縣建炎三年金人陷杭州初犯餘杭守臣康允之退保赭山蹕白允之率弓手土軍前路拒敵使杭民爲逃死計行二十里遇金兵蹕兩中流矢左右掖至天竺山猶能率鄉兵禦敵後數日遇害時兀朮自安吉進兵過獨松關曰南朝若以羸兵數百守此吾豈能遽度哉

朱良者字良伯吳郡人世儒科建炎中爲海鹽縣尉金兵

入境良謂僚友曰今日乃忠臣義士死國之時也被甲執戈集所部百餘人奮而前擊金兵數人死衆爲披靡然力不敵竟死事聞官其子思後守漢陽

方允武者衢州人武學上舍補官爲常州宜興巡檢建炎三年金人入縣之金泉鄉允武率土軍鄉民迎敵殺獲數級奪弓箭與旗後遇金兵梅嶺村力戰而沒詔贈兩官官其家二人

龔楫字濟道兵部侍郎原之孫世以儒學顯楫懦如不勝衣建炎初聞金人陷郡縣輒忿恚不食念有以自見而不可得兀朮據和州以偏師萬人築堡新塘遏絕濡須之路

楫率家僮百餘人襲之鄉里從者二千餘人獲千户二繫累者數百人輜重稱是縱遣所掠州民父母妻子將歸于滁和鎮撫司遇金兵大至乃取道圩上金騎兵據其衝不得前衆多赴水死楫麾其衆曰今日鬬死亦足爲義士自棄溝瀆無益也戰敗爲金人所獲猶挺劒刺其一人駡不絶口金人臠割之年二十二金人初至新塘有蔣子春者教授里中金人見其挾書又人物秀整喜之欲命以官子春怒駡乃殺之

李亘者字可大兖州乾封人少好學有知慮大觀二年進士徐處仁當國擢尚書郎官建炎末金人犯淮南亘不及

避劉豫使守大名與淩唐佐謀密陳豫可取狀告于朝募卒劉全宋萬僧惠欽輩十餘往返事泄全萬惠欽爲邏者所得亘坐死後贈官立祠曰愍忠又有武顯大夫孫安道爲應天府兵馬鈐轄城陷不得歸謀挺身還朝爲人所告而死後贈忠州刺史

凌唐佐字公弼徽州休寧人元符三年進士建炎初提點京畿刑獄加直祕閣知南京南京陷劉豫因使爲守唐佐與宋汝爲密疏其虛實遣人持蠟書告于朝江淮都督呂頤浩過常州得唐佐從孫憲授保義郎閤門祗候俾持帛書遺之憲至睢陽事泄豫捕唐佐并其家憲脫歸唐佐見

豫責以大義豫怒斬唐佐境上李横復潁昌言于朝詔贈
徽猷閣待制
揚粹中眞定府人建炎二年金人大入時粹中知濮州固
守不下粘罕以濮小郡易之將官姚端乘其不意夜擣其
營直犯中軍粘罕跣足走僅以身免遂急攻城凡三十三
日而陷端率死士突出粘罕入其城粹中登浮圖不下粘
罕嘉其忠義許以不死乃以粹中歸粹中竟不屈而死守
禦官杜績亦死之贈粹中徽猷閣待制
彊霓自金歸宋爲武功大夫閤門宣贊舍人知環州環慶
路統制軍馬兼沿邊安撫使隆興間金兵圍環州與其弟

武經大夫環慶路統領沿邊忠義軍馬震堅守孤城招誘使降不屈城陷死馬興州駐劄御前諸軍統制吳挺言于朝並贈觀察使立廟西和州賜額旌忠

康傑者權知扶風縣與金將馮宣戰宣愛而欲招之傑奮曰吾今也當死於陣不能降敵宣殺之

李伸者知天興縣堅守不下城陷曰吾豈使敵殺我遂自殺

郭僎字同升開封祥符縣人以父任調海州東海縣尉權祥符縣尉時童貫子師閔死敕葬邑境僎任道途之役貫命徹民屋之當道者僎先籍童氏屋數十間欲毀之貫遽

令勿毀由是民屋得免再調濱州招安丞又爲亳州蒙城
丞令以鹽科邑民僎爭之不可郡守以僎丞鹿邑中貴人
楊逢周率軍士二百人以捕寇爲名入邑境所至騷動僎
檄逢周取所受文書逢周不與僎令尉譏察之逢周歸愬
於徽宗詔追僎赴開封府獄獄以狀聞乃使還任辟權咸
平縣丞靖康初勤王兵有剽掠邑界者僎率民兵擊之得
犯者斬以徇會金人大至力不敵其僚欲降之僎走南京
從趙野乞師不從慟哭而歸尋知宣城縣苗傅劉正彥之
變呂頤浩傳檄諸郡僎說郡守劉珏請募勇士倍道赴難
揭榜復用建炎年號人皆韙之通判全州權饒州浮梁宰

未行時有賊張頂花者已逼縣境衆止之僎曰安逸則就艱危則辭非我所學徑就道至縣約束吏士誓以死戰賊聞之僞降入邑爲變邑官竄伏僎曰吾爲宰義不可去端坐公署賊徒責僎僎大罵不絶口遂遇害詔贈承議郎録其後二人

郭贇者汝陽縣丞也建炎二年金人陷蔡州守臣閻孝忠聞之先遣其家獨聚軍民守城金人陷城孝忠爲所執見其貌陋且侏儒乃令荷檐因乗間而逃獨贇朝服詬叱不肯降遂見殺

王逬字純父饒州樂平人鄉舉恩免爲固始簿攝邑紹定

中金兵犯淮守令望風遁迸度力不能禦懐印自投于井而死

呉從龍字子雲官至武功郎建康府統制紹定兵難爲先鋒援不至被擒使至泰州城下誘降終不屈死之廟祀揚泰二州賜額襃忠官其弟從虎至武經大夫

司馬夢求叙州人温國公光之後也母程歸及門夫死誓不它適旌其門曰節婦夢求其族子取以爲後景定三年舉進士咸淳末調江陵沙市監鎮沙市距城才十五里南阻蜀江北倚江陵地勢險固爲舟車之會恃水爲防德祐元年湖水忽涸北兵横遏中道乗南風縱火都統程文亮

逆戰于馬頭岸制置使高達束手不援文虎降夢求朝服望闕再拜自經死

林空齋永福人失其名父同官至監丞空齋舉進士歷知縣解官家居益王立張世傑圍泉州乃率鄉人黃必大劉仝祖即其家開忠義局起義兵復永福縣時王積翁以福安送款世傑然實密約北兵兵至屠永福必大仝祖等走它邑空齋盛服坐堂上齧指血書壁云生爲忠義臣死爲忠義鬼草間雖可活吾不忍爲爾諸君何爲者自古皆有死俄見執不屈而死

黃介字剛中隆興分寧人意氣卓越喜兵法制置使朱禩

孫帥蜀介上攻守策禩孫愛之以自隨夏貴辟充廣濟簿尉平反死因尹不能抗錢眞孫復辟入幕及與眞孫別誦南八男兒死爾語以勉之後家居帥鄉民登龍安山爲保聚計德祐元年北兵至砦衆奔潰介堅守不去且射且詬面中六矢不爲動顧謂家僮陳力曰爾盡力勿走力曰主在死生同之介身被鏃如蝟面頸復中十三矢倚柵而死力亦死妻劉被掠子用中逃得不死及壯求母四方逾十年得于京師以歸州里稱爲黃孝子云

孫益揚州泰興人少豪俠紹定中李全犯揚州遊騎薄泰興城下縣令王爚募人守禦益起從之俄賊兵大至益率

衆拒之衆見賊勢盛且前且郤益厲聲呼曰王令君募我
來將以守護城邑也今賊至城下我輩不爲一死復何面
目見令君乎遂身先赴敵死之同時顧緒顧珣俱戰死事
聞贈益保義郎緒珣承節郎各官其子一人
王仙蜀都統也守涪州北兵攻圍無虚日勢援孤絶宋亡
之二年城始破仙自刎斷其亢不殊以兩手自摘其首墜
死曹琦蜀進士也知南平軍亦被執脱身南歸制置辟主
管機宜文字聞都統趙安以城降就守禦地自經死
吳楚材名炎以字行建昌南城人德祐元年建昌降明年
春楚材還其鄉領村糾集民兵時江西制置使黄萬石走

邵武遂縣邵武守黎靖德請于萬石乞濟師萬石不許而
授楚材廸功郎權制置司計議官以安之且戒勿興兵楚
材不聽二月己亥自領村卒衆晨炊蓐食將攻城鉦鼓震
動甫至近郊之龜湖北兵三道蹴之奪其長梯鐵鈎因進
攻領村拒以木柵不得入事聞益王元帥府承制遷楚材
宣義郎帶行太社令知建昌軍俾聚兵圖再舉萬石匿其
命楚材既失利且乏援
大元兵誘降其衆多解去楚材走光澤爲人所執及其子
應登以獻郡遣録事婁南良訊之曰汝何爲錯舉楚材抗
聲曰不錯不錯如府録所爲乃大錯爾府録受宋官爵今

乃爲敵用事還思身上綠袍自何而得吾一鄙儒特爲忠義所激爲國出力事雖不成正不錯也南良愧而語塞及吳浚爲江西制置招討使斬楚材父子傳首諸邑益王立于福州聞而哀之贈官朝奉郎即卲武境上立廟賜名忠勇

李成大字實夫南康軍建昌人文定公李迪之從子也寶祐四年進士德祐初知金壇縣北兵至與寄居官潘大同大本率民兵巷戰不勝大同兄弟死之吏民挾成大降乃潛與胡用存謀復金壇事泄繫獄搒掠不屈遂殺其二子以懼之終不屈笑曰子爲父死臣爲君死卒殺之事聞贈

朝散大夫直祕閣謚忠節制曰外難方熾擁名城數十而降者相望也守封疆之臣父忠於前子繼於後如晉卞氏可無褒乎通直郎知鎮江府金壇縣兼弓手砦兵正李成大勁氣排霄精忠貫日壯志弗就以没其身襚以大夫之階官其二孤用慰英爽

陶居仁太平之蕪湖人以行義聞州里仕爲鎮江録事參軍北兵攻鎮江守臣洪起畏遁統制官石祖忠舉城降居仁見執抑使降居仁曰吾固知曆數窮而世運更也詎可失忠義求苟生邪得以死報朝廷夫何憾竟不屈遂見殺大帥至聞居仁死時語歎嘖之爲棺斂使人護以還其家

滓流數百里不時頃至人皆異之鄉人爲立祠

列傳卷第二百十一

宋史四百五十三

列傳卷第二百十二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敕修

忠義八

陳亨祖　王拱　劉泰

孫逢趙俊　劉化源　胡唐老

王儔朱嗣孟　劉晏　鄭振

孟彥卿　高談　連萬夫謝皐

王大壽　薛良顯　唐敏求

王師道

高永年河東蕃官也爲麟州都巡檢王贍取青唐永年總蕃兵爲先鋒贍入邈川而宗哥叛永年以千騎直抵其城開省章峽路擊走叛羌結陣還青唐羌攻甚急復擊之去會苗履姚雄以援師至戰溪蘭宗堡履少却永年領勁騎

斷羌爲二乃退復與李克保敦谷又戰于乾溝單馬援矛
刺羌酋彪雞廝萬衆之中斬其首餘衆宵遁已而隴拶自
乾溝逼鄯州永年佐贍拒守及雄龕湟鄯皆以永年殿歸
師崇寧初知岷州蔡京議復兩州王厚使永年帥兵二萬
出京玉關克安川堡遂至湟即知州事自皇城副使進四
方館使利州刺史爲熈秦兩路兵都統制將前軍駐宗哥
比溪賒羅撒萃精勇據高阜欲衝官軍永年揮選鋒突陣
師乘之羌大敗遂平鄯州遷賀州團練使知其州溪賒羅
撒合夏國四監軍之衆逼宣威城永年出禦之行三十里
逢羌帳下親兵皆永年昔所推納熟户也永年不之備羌

遽執永年以叛遂為多羅巴所殺探其心肝食之謂其下曰此人奪我國使吾宗族漂落無處所不可不殺也是役也王厚實主其事而謀策皆出永年乃劾永年信任降羌坐受執縛故贈恤不及云永年略知文義范純仁嘗令費所著書詣闕作元符隴右録不以棄湟鄯為是故蔡京用之雖成功然竟以此死云

鞠嗣復不知何許人宣和初知歙州休寧縣方臘黨破縣欲逼使降面斬二士以怖之嗣復罵曰自古妖賊豈有長久者爾當去逆從順因我而歸朝官爵尚可得何為脅我使降嗣復知必死不少懾屢言何不速殺我賊曰我縣人

也明府宰邑有善政我不忍殺乃委之而去初嗣復聞難
率吏民脩城立門衆赴功守備略就朝廷知之進其官二
等加直祕閣擢知睦州嘗爲賊所傷自力度江乞師於宣
撫使未及行而卒

宋旅字庭實莆田人第進士累官奉議郎知剡縣方臘既
陷歙睦杭衢婺五州且犯越越盜亦起應之縣吏多逭旅
遣妻子浮海歸閩獨與民據守以忠義激勸部勒隊伍爲
豫備計俄而盜衆大至躬率壯鋭冒矢石雖頗殺獲終以
力不敵遂死之越帥劉韐上其事詔贈朝散郎録其四子

丁仲脩字敏之温州人方臘黨俞道安陷樂清將渡江廵

檢陳華往捕死之先鋒將張理同李振出南門迎敵渡八
接橋橋斷馬蹶溺死賊至帆游夏祥遣輔褒迎戰數十合
褒死之仲脩帥鄉兵禦諸樂灣鄉兵失據而散仲脩以餘
兵與賊戰力屈乃死

項德婺州武義人郡之禁卒也宣和間盜發幫源明年陷
婺而邑隨没德率敗士百人破賊因據邑之城隍祠自二
月訖五月東抗江蔡西拒董舉北捍王國大小百餘戰出
則居選鋒之先入則殿後前後俘馘不可勝計賊目爲項
鷂子聞其鉦則相率遁去方謀復永康諸縣而官兵至德
引其衆欲會合賊盡鋭邀之黃姑嶺下德戰死邑人哭聲

震山谷圖其像歲時祭之

孫昭遠字顯叔其先眉州眉山人元祐閒進士調長沙尉辟河東經略司幹當公事歷鳳翔府天興縣河北山東撫諭盜賊幹當公事尋擢河北燕山府路轉運使靖康元年召爲水部員外郎金人圍太原宋師多潰欽宗遣折彥質乘傳同昭遠招集會洛陽陷西京留守西道總管王襄徙治襄漢授昭遠西道總管道收潰卒至京兆遇永興路安撫范致虛會諸軍入援昭遠督其進且檄諸道使出師環慶帥王似熙河帥王倚各以師會涇原帥席貢秦鳳帥趙點鄜坊使張深皆後師期昭遠二十有八疏刻之合諸道

兵得十萬命馬祐昌統之昭遠與致虛同出關祐昌與金
人戰敗京師陷遣使至大元帥府建炎元年遷河南尹西
京留守西道都總管至洛收集散亡得義兵萬餘人柵伊
陽使民入保其冬金人來攻昭遠遣將姚慶拒戰軍敗慶
死昭遠命將官王仔奉啓運諸殿神御間道走行在金兵
益熾昭遠戰不利其下欲擁昭遠南還昭遠罵曰若等平
日衣食縣官不以此時報國南去何爲叛兵怒反擊昭遠
遂遇害官屬無免者四年追贈徽猷閣待制

曾孝序字逢原泉州晉江人以蔭補將作監主簿監泰州
海安鹽倉因家泰州累官至環慶路經略安撫使過闕與

蔡京論講議司事曰天下之財貴於流通取民膏血以聚京師恐非太平法京銜之時京方行結糴俵糴之法盡括民財充數孝序上疏曰民力殫矣民爲邦本一有逃移誰與守邦京益怒遣御史宋聖寵劾其私事追逮其家人鍛鍊無所得但言約日出師幾誤軍期削籍竄嶺表遇赦量移永州京罷相授顯謨閣待制知潭州復以論傜事與吳居厚不合落職知袁州尋復職再知潭州道州傜人叛秉高恃險機毒矢下射官軍不得前於兩山間仆巨木橫累以守孝序夜遣驍銳攀援而上以大兵繼進破平之進顯謨閣直學士遷龍圖閣直學士知青州繕修城池訓練士

卒儲峙金穀有數年之備金人不敢犯高宗即位遷徽猷閣學士外延康殿學士召赴行在旣而青州民詣南都借留許之先是臨朐土兵趙晟聚衆爲亂孝序付將官王定兵千人捕之失利而歸孝序責以力戰自贖定乃以言撼敗卒奪門斬關入孝序出據廳事瞋目罵之遂與其子宣教郎訏皆遇害年七十九城無主遂陷知臨淄縣陸有常率民兵拒守死于陣知益都縣張侃千乘縣丞丁興宗亦死之後贈孝序五官爲光禄大夫謚威愍子訏承議郎有常朝散郎録其家一人贈侃興宗二官官二子

趙伯振太祖八世孫宣和六年進士靖康末爲鄭州司録

捍禦有功上聞之就遷直祕閣通判州事建炎二年金人犯鄭州守臣董庠棄城走越八日城陷伯振率兵巷戰中流矢墜馬遂遇害事聞贈朝請大夫官其一子

王士言武舉進士累立戰功西北服其威名宣和初擢河東廉訪使者方臘爲寇詔擇材略之士馮熈載薦爲東南第三將首解嘉興之圍靖康元年詔以浙西兵往河東防秋金人攻澤州畢力守禦金兵日增士言分必死他將力屈城西南遂陷乃使親卒持劒歸報巷戰而死康允之上其事贈拱衛大夫忠州團練使官其後五人

祝公明處州麗水人太原府盂縣主簿靖康間金人犯河

東令棄官去公明攝縣事率保甲入援圍守踰年城陷不
屈子陶爲唐州司户中原失守陶亦死官所建炎中贈公
明承事郎
薛慶起羣盜據高郵兵數萬人多驍儁敢鬭能以少擊衆
附者日多張浚聞慶無所係屬欲歸麾下親往招之慶感
服因使守高郵尋遷拱衛大夫福州觀察使承州天長軍
鎭撫使金人還遂自浙屯天長六合聞慶率衆刼之得牛數
百悉賤估分畀民之力田者金人欲自運河引舟北歸而
趙立在楚慶在承扼其衝不得進金左監軍昌來見兀朮
欲會兵攻楚州眞揚鎭撫郭仲威聞之約慶俱往迎敵慶

至揚州仲威殊無行意置酒高會慶怒曰此豈縱酒時耶我爲先鋒汝當繼後上馬疾馳去平旦出揚州西門從騎不滿百轉戰十餘里亡騎三人仲威迄不至慶與其下奔揚州仲威閉門拒之慶倉皇墜馬爲金追騎所獲馬識舊路還軍中見之曰馬還太尉其死乎金人殺慶承州陷訃聞贈保寧軍承宣使官其家十人封其妻碩人

孫暉爲泗州招信縣尉建炎三年正月金人陷泗州州守呂元闇瑾焚淮橋遁金人由招信將渡淮暉將射士民兵禦之沈其數舟會大霧蔽日金人莫測其多寡相持踰半日以疑兵縻暉自上流渡兵暉又戰且卻城破竟死于敕

書樓

李靚字彥和吉州龍泉人幼孤母督之學不肯卒業每詰之辭曰國家遭女真之變寓縣雲擾士當捐軀爲國戡大憝安能呫囁章句間效淺丈夫哉岳飛督師平虔寇挺身從之未行奔母喪服除走淮南以策干都督張浚浚奇之使隸淮西總管孫暉戲下累功授承信郎紹興十年金遣其將翟將軍犯境靚與部曲當其鋒轉戰至西京天津橋南俘翟將軍乘勝逐北會金兵大至遂死之年三十一

楊照者濠州將官也金人圍城急照躍上角樓刺賊之執黑旗者洞腹抽腸而死照俄中流矢卒有統領丁元者遇

金人十八里洲被圍元大謼其徒勉以毋得負國一舟二百人皆鬬死詔並贈承信郎録其後

宋昌祚和州鈐轄也建炎三年兀朮犯和州州人推昌祚權領軍事率衆堅守金人圍之數匝禁軍左指揮使鄭立亦拳勇忠憤共激士卒晝夜備禦不少怠閱數日軍士胡廣發弩中兀朮左臂兀朮大怒飛砲雨集徑登弩發之地城立破金人入屠其城昌祚與權倅唐璟歷陽令龔譽司户徐兟縣尉邵元通及立廣皆死譙樓上磔裂以徇軍士多不降潰圍西出保麻湖水砦推鄉豪為統領聞於朝遂以趙霖為和州鎮撫使昌祚璟譽兟元通各贈官録其子

弟

李政爲雲騎第六指揮在京東立戰功補官授河北將官冀州駐劄靖康二年知州權邦彦以兵赴元帥府勤王金兵來攻政守禦有法紀律嚴明軍民皆不敢犯金屢攻城政皆却之夜擣其砦所得財物盡散士卒無纖豪入私家號令明賞罰信由是人皆用命俄攻城甚急有登城者政呼曰事急矣有能躍火而過者有重賞於是有十數人皆以濕氊裹身持仗躍火而過大呼力戰金人驚駭有失仗者遂敗走政大喜皆厚賞之未幾政死城遂陷權知州事單某者不降自經死

姜綬處州麗水人金人再犯京師内外不相聞朝廷募忠勇士齎蠟書往南京總管司調兵赴援綬以忠翊郎應募乃刲股藏書縋下南壁為邏騎所獲厲聲叱罵遂被害建炎中州上其事官其子特立承信郎

劉宣為秦鳳路兵馬都監金人入關陝宣遣蠟書密與吳玠相結且率金將任拱等以所部歸朝約日已定有告之者金人取宣縷磔之其家屬配曹州

屈堅為右武大夫忠州防禦使建炎二年金人圍陝府堅引所部救之圍解金人執堅堅曰始吾所以來為解圍也城苟全吾死何憾叱金人使速殺之後贈三官錄其家五

人
王琦爲弓門砦巡檢建炎四年金人還自熈河琦禦之金人立招降旗牓改年號阜昌衆皆拜琦獨不屈金人執而殺之
韋永壽者紹興三十二年以統制官與金人戰和州子承節郎世堅救之同死張浚以言贈中衛大夫融州觀察使世堅贈三官
鄭覃字季厚明州人靖康二年貢于鄉建炎四年春金人陷明州縱兵大掠覃挈族辟難山谷間金人追及與兄章俱被執脅以刃曰予吾金即貰死覃號泣指所瘞黃金釵

遺之遂見釋而金兵相屬覃挐小舟與其妻董同載去顧謂章曰萬一不得脫覃豈北面事異國者兄勉主祭祀復爲兵所刼去迫使之降覃厲辭罵不屈躍入水中董哭曰夫亡矣與其受辱以生不如死亦自沈覃死後孫曽多舉進士而清之最顯覃累贈太師秦國公董秦國夫人

姚興相州人靖康中以州校用刼殺金人有功借補承信郎建炎初張琪聚兵歸東京留守宗澤興往從之又從琪依劉洪道于池州紹興元年琪叛掠饒州呂頤浩招降之琪既聽命而中變執總管巨師古將殺之興密諭所部挾師古同其妻游騎而馳夜歸頤浩頤浩義之請于朝授武

義郎隸張俊軍中復從劉錡守順昌復宿亳下城父永城臨渙蘄縣朱家村遷武略大夫戰淮壖有功授右武大夫累遷建康府駐劄御前破敵軍統制充荆湖南路兵馬副都監紹興三十一年金人渝盟興隸都統王權麾下遇金兵五百騎于盧州之定林與戰卻之生得女直鶻殺虎初金主亮在壽春江淮制置使劉錡命權將兵迎敵權怯懦不進錡督戰益急權不得已守盧州及金兵渡淮權遣興拒之而退保和州興與金人遇于尉子橋金人以鐵騎進興麾兵力戰手殺數百人權奔仙宗山嚴兵自衛興告急不應統領戴皐帥馬軍引避初李二者嘗有私恩於權因

得出入軍中往來兩界貿易間竊權旗幟遺金人至是金人立權旗幟以誤興興往奔之父子俱死焉事聞詔贈容州觀察使又特官其後三人即其砦立廟旣復淮西又立廟戰所賜額旌忠開禧元年户部侍郎趙善堅言近守邊藩詢訪故老姚興以四百騎當金人十數萬自辰至午戰數十合援兵不至竟死于敵金人相謂曰有如姚興者十輩吾屬敢前乎興忠勇如此宜超加爵謚於是賜謚忠毅

張玘字伯玉世居河南澠池建炎中以家財募兵討金人從者數千人時翟興制置京西玘以衆屬焉金兵長驅渡河玘禦之白浪口金人不得渡積功補武翼大夫成州刺

史董先爲制置司前軍統制玘佐之每戰冒矢石爲諸軍先紹興元年金將高瓊率衆取商州董先禦之玘乗鋭奔擊從騎不能屬單馬至四皓廟金兵數百騎至玘瞋目大呼挺刃突擊金兵披靡莫敢向是日九戰九捷追至試劒關爭門蹂踐死者百人明年春偕先繇藍田渡渭規取長安時僞齊經略使李諤屯渭北與金將折合孛菫相爲聲勢玘陳兵華嚴川俄白氣貫日吏士驩奮戰于興平咸陽渭河石鼈谷時劉豫據京師先軍乏食僞降豫不挈家玘事其夫人如舊豫使人迎其妻先密書報玘勿遣且述必還意王倚攝虢州從僞意堅玘患之會別將董震自商州

來倚喜曰震與我善今以兵來天賛我也乃與震謀害玘震陽許而陰以告翼日倚詣玘議事玘叱下責以大誼幷推官祁宗儒斬之先是豫遣人持詔撫諭以玘爲商虢順州路兵馬都監同統制軍馬玘因其使至是并戮之於是僞齊河南安撫孟邦雄總管樊彦直據洛陽兵直抵長水玘遣將陳俊守白馬山謝皐守船板山梁進守錦屏山盡匿精鋭金兵深入玘戰東關三砦響應金兵潰玘率精騎三千一日夜馳三百里黎明抵河南邦雄就擒彦直遁去便宜外霸州防禦使三年春先自僞齊歸玘還兵柄退就位時人義之初翟興既死朝廷命其子琮襲至是琮言于

朝貟授玑武翼大夫果州團練使河南府孟汝唐州馬步軍副總管擊金將閻鋭于唐鄧間先登殺獲千餘人未幾詔先一行並聽神武後軍統制玑從岳飛復京西六州平湖賊鍾子義等累功進拱衛大夫入侍衛始以誅王倚事聞敕付史館賜褒詔進親衛大夫三十二年領御營宿衛前軍都統屯泗州時金人攻海州急詔玑會鎮江都統制張子蓋赴之賊環城數十匝矢石如雨玑戰于州北三里麾精騎衝其陳手殺數十人殲其長殺獲萬計海州圍解玑中流矢卒子蓋上其功特贈正任觀察使官其後九人廟號忠勇孝宗即位又命祠于戰所贈清遠軍承宣使子

世雄歿於符離之戰贈武節大夫

陳亨祖者淮寧大豪也紹興末官軍已復蔡州亨祖遂領民兵據淮寧執金知州完顏耶魯以其城來歸命爲武翼大夫忠州刺史知海寧府金兵攻城亨祖力戰死之舉家五十餘人皆死贈容州觀察使立廟光州賜額閔忠

王拱建康府前軍統制從都統邵宏淵收復虹縣進取宿州屢立奇功隆興元年五月與金人接戰深入營中自辰至申力戰死詔贈正任觀察使官其家八人許奏異姓賜銀三百兩即其砦立廟賜額忠節是役也中亮大夫朱寶亦死之贈承宣使

劉泰樞密院忠義前軍正將也慷慨好義以私財募兵三百糧儲器械一切不資於官金人犯壽春泰率所部赴援轉戰累日金人引去泰身被數十創一夕死詔贈武翼郎官其家三人

孫逢眉山人大觀四年進士累官至太學博士張邦昌僭立有司趣百僚入賀逢獨堅卧不起夜既半同僚彊起之不從至垂泣與之訣時祠部員外郎喻汝礪聞變捫其膝曰不能爲賊臣屈遂掛冠去事畢有司舉不至者欲以逢與汝礪復于金人邦昌以畢至告乃免逢聞之曰是必將肆赦遷官以重汙我我其可處遂發疾而卒李熙靖晉陵

人提舉醴泉觀邦昌使直學士院熙靖固拒因憂憤不食疾且篤謂友人曰百官何日再朝天乎泣數行下邦昌又命禮部侍郎譚世勣權直學士院世勣亦稱疾堅卧不起熙靖尋卒後並贈延康殿學士

趙俊字德進南京宋城人紹聖四年進士官至朝奉郎隱居杜門雖鄉里不妄交劉安世無恙時居河南暇則獨一過之徐處仁與俊厚善及爲丞相鄉人多見用俊未嘗往求處仁亦忘之獨不得官建炎末士大夫皆避地俊獨不肯曰但固吾所守爾死生命也避將安之衣冠奔踣於道者相繼俊晏然不動劉豫以俊爲虞部員外郎辭疾不受

以告昇其家卒卻之如是再三豫亦不復彊凡家書文字一不用豫僭號但書甲子後三年卒承直郎姚邦基者蜀人也知尉氏縣秩滿不復仕屏居村落間授徒自給時宗室南渡不及者尚散居民間豫募人索之承務郎閻琦匿不以聞爲人所告豫杖之死

劉化源耀州人紹聖元年進士建炎初金人陷關陝守令以城降者金人因而命之化源時知隴州不肯降城陷被執金人使人守之不得死遂驅入河北鬻蔬果隱民間者十年終不屈辱有米璞者與化源同鄉里西人皆敬之璞登政和二年進士第時通判原州劉豫欲官之杜門謝病

卒不汙僞命有劉長孺者亦耀州人時簽書博州判官廳公事與豫書備陳祖宗德澤勸以轉禍爲福豫怒追其官因之百日長孺終不屈豫後復官之不從紹興九年宣諭使周聿上之朝詔赴行在而簽書樞密院事樓炤言璞若風痺化源長孺老病遂命各轉兩官奉祠又言新鳳翔教授陰晫守節不仕詔特改令入官其後金復渝盟長孺知華陰縣不屈而死有李喜者開封人宣和六年進士建炎中知彭陽縣亦不降與民移治境上令執之以獻金人欲官之凡三辭其後金人以爲歸附命爲儒林郎喜言於所司曰昔爲俘獲不敢受歸附之賞還其牒劉麟聞其賢命

張中孚以禮招致喜力拒之紹興九年死原州事聞贈奉議郎官其家一人

胡唐老字俊明樞密副使宿之曾孫也崇寧間與弟世將同登進士第歷南京國子博士知江陵縣召爲祕書省校書郎靖康元年擢殿中侍御史金人再犯京師攻圍日急唐老請對曰城危矣康王北使爲河朔士民留不得進殆天意也請就拜大元帥俾召天下兵入援宰相何㮚是之遂遣秦仔持蠟書詣相州拜王河北兵馬大元帥時朝廷趣西兵入衛而不立帥唐老疏乞命范致虛爲宣撫使節制諸路以進不然必無功不聽後致虛以孤軍與金人戰

淆溷閒乞路兵不至遂敗京城破金人根括金銀分命朝
臣董之以臺臣糾察唐老預焉出知無爲軍朝廷寬偽
命之臣坐降二官先是金人怒民間多匿金銀杖唐老幾
死以疾得免稱臣於僞楚至是唐老不自言故例從貶秩
三年知衢州苗傅敗走以亂兵犯城唐老拒之會大雨雹
城上矢石俱發賊不支遂解去以功擢祕閣脩撰未幾進
徽猷閣待制充兩浙宣撫司參謀官知鎮江府兼浙西安
撫使杜充降于金建康失守潰卒戚方等趣鎮江城壁頹
圮兵不滿千獨倚浙西制置韓世忠爲重世忠復去唐老
度力不敵因撫之無何方欲犯臨安妄言赴行在請唐老

部衆以行唐老不從諭以逆順禍福方衆環脅之唐老怒罵方遂遇害詔贈徽猷閣直學士謚定愍時安撫司機宜鄭凝之亦以兵死詔官其家一人凝之戩孫也

王儔以通判眞州權通判廣德軍建炎末盜戚方既爲劉晏所破引兵欲趨宣城道過廣德入其郛儔不屈與權判官李唐俊權司法潘僩權知廣德縣韋績權丞蔣夔皆死後贈儔二官唐俊等皆京秩録其家一人

朱嗣孟饒州樂平人宣和間進士爲廣德司户兼司理叛卒戚方破鎭江犯廣德守倉皇遣招安無敢往者竒嗣孟狀貌有膽略遂以命焉嗣孟雅自負不復遜直詣賊壘問

所以涉吾地何故爲陳逆順禍福使自擇所處方以迄巳
殺之事聞贈宣教郎官其子
劉晏字平甫嚴州人入遼舉進士爲尚書郎宣和四年帥
衆數百來歸授通直郎金人犯京師以晏總遼東兵號赤
心隊建炎初從劉正彦擊淮西賊丁進進黨頗衆晏所提
赤心騎才八百乃爲五色旗使騎兵持之循山而出一色
盡則以一色易之賊見官軍累日不絶顔色各異遂不戰
而降遷朝散郎正彦反晏謂其部曲曰吾豈從逆黨者耶
以衆歸韓世忠世忠追正彦及苗傅于浦城以晏騎六百
爲疑兵于浦山之陽賊大駭晏以所部力戰正彦既擒世

忠上其功遷一官金人犯建康杜充兵潰世忠退保江陰晏領赤心百五十騎屯青龍羣寇犯常州郡守請晏爲援晏以精銳七千人出奇破之進直龍圖閣保馬跡山以捍寇寇再至晏選舟師迎戰降其衆千五百人郡人爲晏立生祠戚方圍宣城急命晏往援晏至城下未營壘出不意直擣方帳下方大驚卻走晏欲生致方單騎追之方率其衆迎戰晏不能敵猶手殺數十人爲賊所害事聞贈龍圖閣待制官其子四人於死所立廟曰義烈歲時祀之

鄭振字亨叔興化軍仙遊人建炎中盜楊勍起邑令檄振糾集民兵以禦之振力戰賊衆披靡一夕遁去紹興十三

年羣盜曾少龍周老龍何白旗陳大刀衆至數萬帥司檄振行盜素聞振名不戰自屈十六年盜詹鐵义者入振井里振帥衆拒之殺數十人遂遇害廟食里中有孫知微者以朝請大夫通判舒州紹興元年賊劉忠入其境執知微以去知微不屈忠怒臠而食之

孟彥卿忠厚從父也頗知兵通判潭州建炎三年潭城中叛卒焚掠自東門出帥臣向子諲命彥卿領兵追之已而招安其衆未幾潰兵杜彥自袁州入瀏陽遂犯善化長沙二縣彥卿率民兵拒之手殺數人賊勢挫退還瀏陽彥卿追與之戰俄而民兵有自潰者賊遂乘之斬彥卿持其首

以告所掠民兵曰此善戰孟通判首也因支解以徇添差通判趙民彥以民兵赴之鏖戰瀏陽城南南流橋依山爲陣殺傷甚衆偶爲閒者折其陣中認旗衆驚謂民彥已敗遂潰民彥爲賊所得邑士謝淳以才勇衆推之帥民兵爲前鋒助民彥戰淳手殺數十人力屈亦被執賊併殺之事聞彥卿民彥並贈直龍圖閣官其家各三人淳字景祥贈成忠郎官其子晞古朱熹帥湖南請爲彥卿民彥立廟以淳侑之

高談字景遂邵武光澤人紹定二年旁郡盜作諸子請避之談曰昔揚子訓問避寇於胡文定公語之曰往歲盜起

燕山則河北關中可避入關則淮南漢南可避今惟二廣寧保其無寇乎吾惟存心以聽命爾小子識之此格言也今南去則汀劍西去則盱贛皆爲盜區東去富沙雖有城避吾聞官吏例弗我納北去廣信防夫守隸利人囊篋指民爲諜數剽殺之舍胡公之言未有他策也盜入諸子又請談曰有廟祏在將焉之盜至談出曰時和歲豐何忍爲此盜曰吏貪暴民無所愬我爲直之談曰獨不能檛鼓上聞乎民何辜而殺之盜怒執諸庭遺之牛酒不釋遺之金帛不釋談曰然則將何爲盜曰我欲東破武陽若得耆老如爾者率是鄉子弟吾其濟乎談曰斯言奚爲至我唾賊

大罵遂遇害而里人賴以免談平居言動必由禮法故鄉人敬而附之

連萬夫德安人或曰南夫弟也補將仕郎建炎四年羣賊犯應山萬夫率邑人數千保山砦賊不能犯寇浪子者以兵至圍之三日卒破之賊知萬夫勇敢有謀欲留爲用萬夫怒厲聲罵賊爲所害贈右承務郎官其家一人

謝皐者開封人爲鎮撫司統制官李成陷虢州欲降之皐指腹示賊曰此吾赤心也自剖其心以死

王大壽泉州人爲左翼隊將紹定五年海寇王子清犯圍頭守眞德秀遣大壽領卒百人防遏猝與賊遇奮前控弦

斃賊十餘後無援者遂沒從死者五人賊就俘剖心祭之事聞贈官恤其家

薛良顯字貴勤溫之瑞安人登崇寧二年進士第累官爲太宗正丞出爲江東轉運使江寧軍校周德作亂良顯聞變率衆與戰斬十餘級力不勝死之事聞贈䘏良渥

唐敏求字好古太平當塗人宣和六年進士調德化主簿盜起敏求挺身率衆捍賊度力不能支諭以禍福賊憤詆觸譟而前遂遇害事聞加贈外朝官仍補其子楠將仕郎

王師道字居中兗州人爲人沈勇任吉州栗傳砦巡檢紹興中與盜戰于呉村每射輒斃追擊數里遇賊有伏于民

居者挺身力戰遂死立廟其地部使者以聞官其二子王輝者青州人亦嘗爲栗傳砦巡檢靖康初詔起義兵輝應募立奇功官至正使寓吉州淳熙二年茶寇犯邑郡以輝驍勇檄之使行至勝鄉地險輝勇於進士卒不繼爲賊所得以刃加頸欲全之輝含血大罵遂死帥司以聞贈忠州刺史與恩澤二人立廟羅陂陳霖者字傳岑泉州人嘉定十三年進士爲瑞金尉盜起江閩霖迎敵力戰盜縶之以遇害

列傳卷第二百十三　宋史四百五十四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勑修

忠義九

趙時賞　趙希洎　劉子薦 黃文政

呂文信　鍾季玉 潘方　耿世安

丁黼　米立 楊壽孫 趙文義　侯畐

王孝忠　高應松 張山翁　黃申

陳奎　蕭雷龍　宋應龍 褚正一

鄒渢 劉子俊 蕭燾夫　劉沐 陳繼周　孫㮚 陳龍復　彭震龍 張鏜

張雲　張汴　呂武　鞏信　蕭明哲
杜滸　林琦　蕭資　徐臻　金應
何時　陳子敬　劉士昭　王士敏　趙孟衆　趙孟壘

趙時賞字宗白和州宗室也居太平州咸淳元年擢進士第累官知宣州旌德縣德祐元年北軍至境時賞擁民兵捍戰有功升直寶章閣軍器太監從二王入閩中益王即位擢知邵武軍未幾言者以棄城論罷之文天祥開都督府于南劍奏辟參議軍事江西招討副使與宗室孟濴提兵趣贛州取道石城復寧都縣數以偏師當一面戰比有勝時賞風神明俊議論慷慨有策謀尤為天祥所知及空坑之役兵敗走

吳溪為追兵所執不屈死之時賞在軍中時見同列
盛輜重飾姬侍歎曰軍行如春遊其能濟乎及被執
見僚屬它僚屬至者時賞輒麾去云小小簽廳官爾
執此何為由是得脫者衆

趙希洎宗室子居宜春歷官至戶部尚書咸淳中迕
丞相賈似道出領廣東轉運使德祐元年制置使黃
萬石檄其勤王得潰卒數百道經廬陵邵守邀其軍
遂與從子必向避地贛州亂定歸里時袁守聶嵩孫
希洎內壻也勉之內款不能屈文天祥兵敗以失言
與必向俱被囚辭節愈厲家人饋食則碎器覆諸地

俱不食據榻而死

劉子薦字貢伯吉州安福人父夢驥以進士歷官知澧州沒於王事子薦以父任爲湘鄉尉以獲盜功調撫州司録有郵王應亨毆死荷擔黄九者獄成矣子薦閲愛書疑而駁之俄烈風迅雷闢獄户裂吏楔殺人者實孔目馮汝能非應亨也獄遂白得免死者八人事聞頒諭天下之爲理官者改知贑縣監行在左藏庫通判常德府知融州陛辭度宗慰之曰廣郡凋瘵賴卿撫摩子薦對曰臣當推行德化以安其民至官以廉靜著聞主管仙都觀廣西經略司檄爲參議

官德祐二年十一月北兵至靜江權經略使馬塈遣子薦提搖兵樂弩手守城東門勢不支時瀛國公已入燕子薦取笏書其上云我頭可斷膝不可屈登城北望再拜取所衣袍瘞之語左右曰事急不可為吾有以死守或諷子薦遁去子薦曰死事義也何以遁為竟死之有黄文政者淮人戍蜀軍潰間道走靜江馬塈邀與同守城破文政被執大詬不屈大軍斷其舌以次劓刖之文政含胡叱咄比死不絕聲

呂文信文德之弟也仕至武功大夫沿江副司諮議官德祐初帥舟師次南康斛林夾白鹿磯與北兵遇

戰死特贈定遠軍承宣使子師憲特與帶行閤職與
兩子承信郎思澤仍立廟賜額河湖岩巡檢張興宗
亦死之贈武翼郎賜緡錢三萬仍與一子承信郎思
澤

鍾季玉饒州樂平人淳祐七年舉進士調為都大坑
冶屬改知萬載縣淮東制置使李庭芝薦之遷審計
院改宗正寺簿又遷樞密院編脩出知建昌軍會有
旨江西和糴季玉至郡才半年屬歲旱度其經賦不
能辦請于朝和糴得減三之一遷提舉常平未幾改
轉運判官皆不赴後以江西轉運判官彊起之郡大

胥以賄賂前使百計護之季玉卒窮治投嶺表俄以
秘書丞召還遭前使構讒而封駁之改都大提點坑
冶北兵渡江季玉從寓建陽兵至不屈死之有潘方
者溫州平陽人寶祐四年進士調監慶元府市舶慶
元降附方不屈赴水死

耿世安為武翼大夫淮東副總管兩淮都撥發官初
諜報大兵至制置使賈似道調世安提兵往漣水軍
增戍衆方猶豫世安徑迎至漁溝以三百騎入陳鏖
擊自午至酉身被七創猶能追殺潰兵收兵還至數
里沒事聞贈五官立廟淮安賜額忠武

丁黼成都制置使也嘉熙三年北兵自新井入詐豎宋將李顯忠之旗直趨成都黼以為潰卒以旗榜招之既審知其非領兵夜出城南迎戰至石筍街兵散黼力戰死之方大兵未至黼先遣妻子南歸自誓死守至是從黼者惟幕客楊大異及所信任數人大異死而復蘇黼帥蜀為政寬大蜀人思之事平賜額立廟

米立淮人三世為將從陳奕守黃州奕降立潰圍出江西制置使黃萬石署為帳前都統制大兵略江西立迎戰于江坊被執不降繫獄行省遣萬石諭之曰

吾官銜一箇先牌寫不盡今亦降矣立曰侍郎國家大臣立一小卒爾何足道但三世食趙氏祿趙亡何以生爲立乃生擒之人與投拜者不同萬石再三說之不屈遂遇害趙文義者郢州都統制吏戍歸與北兵遇力戰死之初開州之役文義兄武義亦死焉有楊壽孫者爲雲安軍主簿兼教祭佐忠勝軍端平中北兵至中江縣與將官何庚安惟臣田廣澤万坤等連戰二日俱死之壽孫贈通直郎官一子下州文學庚等各贈承節郎一子進勇副尉

侯畐字道子溫州樂清人三貢于鄉兩試轉運司皆

第一以武舉授合浦尉柳城令衛步軍司幹辦公事侍衛馬軍行司計議官寶祐五年制置使賈似道辟通判海州兼河南府計議官李松壽據山東突出漣泗畾壘城下死之闔室遇害太學生三十一人言於朝即海州賜廟旌忠謚曰節毅仍立廟其鄉畾所著有霜崖集

王孝忠爲鎮江前軍統制兼淮東路分戍淮陰楊貴叛孝忠率衆迎戰勝氣百倍俄水軍統制朱信降賊孝忠孤軍力不敵死焉

高應松開慶元年進士繇衡州教授通判廣德軍召

為國子監丞權禮部員外郎翰林權直北兵自湧金門入舉朝奔竄從官留者九人應松其一也遷中書舍人直學士院尋遷權工部侍郎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從瀛國公至燕絶粒不語越七日卒張山翁字君壽晉州人景定三年進士德祐元年為荆湖宣撫司幹官鄂守張晏然議納款山翁以書譙讓之晏然既降山翁被執軍前諭曰若降不失作顯官山翁酬對不屈行省官賈思貞義之貸不殺後居黃鵠山聚徒教授而終有南紀緇林藏雲山相鋤等集黃申字酉卿井研人開慶元年進士授德安尉攝主

簿兼提點江西刑獄司僉廳獄事多所辨明丞相江萬里提刑黄震交薦之調安樂丞申為政廉謹有治聲以恩升從事郎大兵援撫州下諸縣索降狀樂安令率其僚聯署以上申初聞變悉遣家人遠避至是獨抗不往令遣吏促之申不動吏白令令怒俄而吏民數百人集于庭彊舁致之申顛踣于地若中風然衆捽蹴詬叱曰為爾不順將累我輩申陽死為不聞令無如之何申有惠愛在民至暮衆舁入寘中堂翼日或食以粥得免遂去隱巴山中以終

陳夆字夆芳一字儔鄧饒州安仁人父詩川以武功

補沭陽令咸淳元年父子同舉進士調滁州司戶參軍父喪免改剤閫糧料院又以母憂去調朐山主簿制置使印應雷辟入幕德祐元年秋夅繇海道歸抗授南安軍教授不就還家夅少與謝枋得遊會枋得起兵安仁首挍入幕執安仁令李景景夅里人也景請得以家貲二萬贖罪夅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家財獨非朝廷錢耶聲其罪斬之景子率鄉民五千報怨夅度勢不敵引兵趨信州會守吏遁去夅聞於朝就攝郡事益王即位夅入覲遷宗正寺簿太府寺丞領江東安撫使出上饒接應郡縣所部才千餘人屯

三百九十二字

火燒山越數月戰潰被執至豫章元帥憐其才覊縻
館留之遁去後三年復起兵尋敗入積煙山中自剄
死所著有鶴心集其詩多譏刺當時之士大夫弟年
同時被執死焉

蕭雷龍字顯辰建昌新城人景定三年進士調臨安
府學教授通判衢州及州守棄城遁朝命雷龍權知
府事北兵薄城下不降脫去還建昌建昌已降雷龍
與同里人黃巡檢起兵時大兵四合雷龍度不可支
與黃巡檢及麾下數人奔入閩未出境為同安武人
徐浚冲獲送縣權縣尹劉聖仲素與雷龍有怨殺之

後聖仲北来泊舟小孤山有巨艦衝前建大旗書呂
蕭知府兵繼見雷龍坐船上聖仲大呼有頃不見以
驚死
宋應龍者儒生通兵出入行陳三十餘年為諮議官
寓泰州徳祐二年六月甲寅大兵至泰州裨校孫貴
胡惟孝尹端甫李遇春開門迎降應龍與其妻自縊
於圃中是時提刑諮議褚一正字粹翁廬州人武舉
進士督戰高沙被創竟沒于水知興化縣胡拱辰縣
破亦死之
鄒㵯字鳳叔吉水人後徙永豐少慷慨有大志以豪

俠鳴從文天祥勤王補武資至將軍益王立改寺丞領江西招諭副使聚兵寧都得數萬改授江西安撫副使復興國永豐二縣進兵部侍郎兼江東西處置副使及永豐敗繼從天祥間關嶺道未幾復出開督府分司永豐興國境上北兵驟至大戰瀛脫身走至潮州及天祥被執瀛自殺當是時從天祥勤王死事者瀛與劉子俊等凡十有九人因次第其名附見左方

劉子俊字民章廬陵人嘗中漕試少與文天祥同里閈相友善天祥開督府興國子俊詣府計事補宣教

郎帶行軍器監簿兼督府機宜空坑兵敗子俊收兵保洞源接應郡縣尋入廣與大兵遇戰潰復招集散亡與鄒渢同趨潮州天祥兵敗子俊被執自詭為天祥意使大兵不窮追天祥可間走也未幾別隊執天祥至相遇於途各爭真贋至大將前始得其實乃烹子俊

劉沐字淵伯廬陵人文天祥鄰曲也少相狎暱天祥好奕與沐對奕窮思忘日夜以為常及起兵辟補宣教郎督府機宜暨天祥出使沐領兵還天祥歸開府南劍沐收部曲來會改授太府寺簿專將一軍

為督府親衛會空坑兵敗被執至豫章父子同日死焉仲子死亂兵季子復從天祥死嶺南當時江西忠義皆沐所號召沐性沈實而圜機晝夜應酬亹亹不倦云

孫㮚字實甫吉州龍泉人獻簡公抃之後天祥長妹婿也天祥起兵檄㮚招忠義士補宣教郎帶行監官告院知吉州龍泉縣天祥擁兵出贛里人奉㮚復龍泉拒守不下尋為判者所陷執至隆興殺之

彭震龍字雷可永新人天祥次妹壻也性跌蕩喜事嘗以罪繫天祥起兵補宣教郎帶行太社令知永新

縣會天祥出使被執震龍遁歸吉州已失乃結峒獠
起兵天祥兵出嶺震龍接應復永新大兵至震龍為
親黨所執至帥府要斬之屠永新
蕭壽夫永新人與兄敬夫俱天祥客壽夫為詩有豪
俊氣天祥起兵補從仕郎及彭震龍謀復其縣壽夫
贊之縣受屠兄弟俱死之
陳繼周字碩卿寧都人淳祐三年貢于鄉以捕盜功
行未奏名授廉州司法南豐縣知録淮東總領幹官
滕州觀察推官知吉州永豐縣改知高安縣廣東經
略司準備差遣知衡陽縣辟淮東轉般倉江東提點

刑獄幹辦公事未上會咸淳十年詔徵勤王文天祥方守贛州即日舉兵造繼周問計繼周慨然為具言閭里豪傑子弟與凡起兵之處其為方略甚詳於是留繼周幕中晝夜調度授繼周江西安撫司准備差遣率贛士以從繼周雖弱不勝衣而年德有以服人士視為父兄進止疾徐惟指呼無敢先後詔陞繼周合入官帶行監文思院差充江淛制置司主管機宜所部夜襲大兵於南栅門殺傷相當質明猶戰渴赴水死

張抃字朝宗一字次山蜀人少客丞相吳潛兄弟門

出入荊閫歷年明習韜略潛兄弟既失廢斥者十餘年繼文天祥起兵辟為祕閣脩撰領廣東提舉督府參謀左右幕府知無不為空坑兵敗為亂兵所殺處置使鄒渢得其屍葬之

呂武太平州步卒也文天祥出使武應募從行偕脫鎮江之難沿淮東走海道賴武力為多天祥開府南劍武以武功補官遣之結約州縣起兵相應道阻復崎嶇數千里即天祥于汀梅挺身患難化賊為兵以環衛官將數千人出江西以遇士大夫無禮死於橫逆一軍揮涕而葬之武忠梗出天性不避彊禦而好

面折人過多觸忌諱故及於禍云

鞏信安豐軍人為荆湖都統沈勇有謀本隸蘇劉義部曲文天祥開督府劉義以信與王福張必勝詣天祥信官至團練使同督府都統制江西招討使初至都府天祥以義士千人付之信曰此輩徒累人爾乃招淮士數千自隨然常怏怏曰有將無兵其如彼何天祥自興國趨永豐大兵追其後信戰于方石嶺中數矢傷重不能戰自投厓石而死土人葬之顏色如生贈清遠軍承宣使立廟旌之

蕭明哲字元甫太和人性剛有膽氣明大節少舉進

士天祥開府汀州辟充督幹架閣監軍師出嶺明哲以贛縣民義復萬安連結諸砦拒守兵敗被執不屈死於隆興臨刑大罵不絕口聞者壯之

杜滸字貴卿丞相範從子也少負氣遊俠德祐元年有詔勤王滸時宰縣糾集民兵得四千人文天祥開閫平江往附焉時陳志道等贊天祥出使滸力爭不可志道逐之去已而天祥果見留志道竊藏逃歸天祥北行諸客無敢從者滸獨慨然請行特改兵部架閣從京口以計賂守夜劉千戶者得官鐙脫天祥偕走淮甸繇海道以達永嘉益王即位授司農卿廣東

提舉招討副使督府參謀尋往溫台招集兵財福安陷與天祥相失遂趨行朝蘇劉義疑澣自來欲殺之陳宜中張世傑不可使人監護之乃免久之奉命復入天祥幕及空坑兵敗又與跋涉患難以出天祥移屯潮州澣議趨海道天祥不聽使護海舟至官富場澣俱力單徑趨厓山兵潰被執以憂憤感疾卒

林琦閩人也德祐二年大兵既迫臨安琦於赭山結集忠義數千人捍禦海道以功補宣教郎督府主管機宜文字充檢院文天祥開府南劍琦佐其幕琦外文采內忠實數涉患難無怨懟辭及潮州移屯琦俱

被執至惠州道復執之北行赴水為吏所援至建康以憂憤死

蕭資天祥幕下書史也天祥起兵資于患難中扶持甚至空坑兵敗以全督府印功升閤門路鈐轄資性和厚臨機應變輯穆將士總攝細務任腹心之寄潮陽移屯與大兵遇死之

徐臻溫州人父官河南德祐元年春臻往省以道阻會天祥勤王臻往依之以筆札典樞密小心精練天祥被執臻脫難復來傾從天祥北行扶持患難備殫忠款至隆興病死

金應者性少剛知義為天祥職書司入京補承信郎
官路分天祥奉使被執左右皆散應獨無畔志及脫
走鎮江至淮東以憂憤死焉
何時字了翁撫州樂安人天祥同年進士也調廬陵
尉尋入江西轉運司幕府還臨江軍司理參軍郡獄
相傳舊斬一冠屍能行一里許衆神之塐為肉身阜
陶時至取故牘閱此冠嘗掠殺數人曰如此可為神
乎命鞭之湛於水人服其明改知與國縣天祥起兵
辟署帥府機宜帶行監文思院天祥入衛時任留司
分司吉州饟運平江天祥奏時知撫州吉州下時脫

身歸鄉里益王立天祥開府南劒時起兵趨興國接
引以時帶行監江西提刑時聚兵復崇仁縣未幾大
軍奄至兵敗削髮爲僧竄迹嶺南賣卜自給變姓名
自號堅白道人又有陳子敬者贑州人以貲雄鄉里
嘗從天祥遊天祥開閫汀州子敬募集民兵屯皁口
掾下流及天祥攻贑子敬與合謀忠效甚著空坑兵
敗復聚兵屯黃塘砦連結山砦不降大軍以重兵襲
其砦砦潰子敬不知所終
劉士昭太和人嘗爲鍼工與鄉人同謀復太和縣敗
血指書帛云生爲宋民死爲宋鬼赤心報國一死而

已因以其帛自縊死其黨入獄多乞憐苟免有王士敏者獨慷慨不撓題其裾曰生無復望生還一死都歸談笑間大地盡為腥血汚好收吾骨首陽山臨刑歎曰恨吾病失聲不能大罵耳同時有趙孟壘者合州人登開慶元年第為金華尉臨安降與從子由鑑懷太皇太后帛書詣益王擢宗正寺簿監軍復明州戰敗見獲不屈磔死方大軍駐紹興福王與芮從子曰孟棨謀舉兵事泄被執至臨安范文虎詰其謀逆孟棨詬曰賊臣負國厚恩共危社稷我帝室之胄欲一刷宗廟之耻乃更以為逆乎文虎怒驅出斬之過

宋廟呼曰太祖太宗列聖之靈在天何以使孟柔至
此都人莫不隕淚既死雷電晝晦者久之

列傳卷第二百十三

列傳卷第二百十四　宋史四百五十五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録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奉勑修

忠義十

陳東　歐陽澈　馬伸　呂祖儉
呂祖泰　楊宏中　華岳　鄧若水
僧真寶　徐道明　莫謙之

陳東字少陽鎮江丹陽人蚤有儁聲倜儻負氣不戚戚於貧賤蔡京王黼方用事人莫敢指言獨東無所隱諱所至宴集坐客懼爲己累稍引去以貢入太學

欽宗即位率其徒伏闕上書論今日之事蔡京壞亂於前梁師成陰謀於後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勔結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結怨於遼金創開邊隙宜誅六賊傳首四方以謝天下言極憤切明年春貫等挾徽宗東行東獨上書請追貫還正典刑別選忠信之人往侍左右金人迫京師又請誅六賊時師成尚留禁中東發其前後姦謀乃謫死李邦彥議與金和李綱及种師道主戰邦彥因小失利罷綱而割三鎮東復率諸生伏宣德門下上書曰在廷之臣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者李綱是也所謂社稷之臣也其庸

繆不才忌疾賢能動為身謀不恤國計者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棁之徒是也所謂社稷之賊也陛下拔綱列卿之中不一二日為執政中外相慶知陛下之能任賢矣斥時中而不用知陛下之能去邪矣綱任而未專時中斥而未去復相邦彥又相邦昌自餘又皆擢用何陛下任賢猶未能勿貳去邪猶未能勿疑乎金人閒罷綱職事臣等驚疑莫知所以綱自起庶官獨任大事邦彥等疾如仇讎恐其成功因用兵小不利遂得乘閒投隙歸罪於綱夫一勝一負兵家常勢豈可遽以此傾動任事之

臣竊聞邦彥時中等盡勸陛下他幸京城騷動若非綱爲陛下建立則乘輿播遷宗廟社稷已爲丘墟生靈已遭魚肉賴聰明不惑特從其請宜邦彥等譏嫉無所不至陛下若聽其言斥綱不用宗社存亡未可知也邦彥等執議割地盡河北實朝廷根本無三關四鎮是棄河北朝廷能復都大梁則不知割太原中山河間以北之後邦彥等能使金人不復敗盟乎一進一退在綱爲其輕朝廷爲甚重幸陛下即反前命復綱舊職以安中外之心付种師道以閫外之事陛下不信臣言請徧問諸國人必皆曰綱可用邦彥等

可斥也用舍之際可不審諸軍民從者數萬書聞傳
旨慰諭者旁午衆莫肯去方舁登聞鼓撾壞之喧呼
震地有中人出衆臠而磔之於是亟詔綱入復領行
營遣撫諭乃稍引去金人旣解去學官觀望時宰議
屏伏闕之士先自東始京尹王時雍欲盡致諸生於
獄人人惴恐朝廷用楊時爲祭酒復東職遣聶山詣
學撫諭然後定吳敏欲弭謗議奏補東官賜第除太學
録東又請誅蔡氏且力辭官以歸前後書五上旣歸
復預鄉薦高宗卽位五日相李綱又五日召東至未
得對會綱去乃上書乞留綱而罷黃潛善汪伯彥不

報請親征以還二聖治諸將不進兵之罪以作士氣車駕歸京師勿幸金陵又不報潛善輩方揭示綱幸金陵舊奏東言綱在中途不知事體宜以後說為正必速罷潛善輩會布衣歐陽澈亦上書言事潛善遽以語激怒高宗言不亟誅將復鼓衆伏闕書獨下潛善所府尹孟庾召東議事東請食而行手書區處家事字畫如平時已乃授其從者曰我死爾歸致此於吾親食已如廁吏有難色東笑曰我陳東也畏死即不敢言已言肯逃死乎吏曰吾亦知公安敢相迫頃之東具冠帶出別同邸乃與澈同斬於市四明李猷

贖其尸瘞之東初未識綱特以國故至為之死識與不識皆為流涕時年四十有二潛善旣殺二人明日府尹白事獨詰其何以不先關白微示慍色以明非己意越三年高宗感悟追贈東澈承事郎東無子官有服親一人澈一子令州縣撫其家及駕過鎮江遣守臣祭東墓賜緡錢五百紹興四年並加朝奉郎祕閣脩撰官其後二人賜田十頃

歐陽澈字德明撫州崇仁人年少美須眉善談世事尚氣大言慷慨不少屈而憂國閔時出於天性靖康初應制條敝政陳安邊禦敵十策州未許發退而復

采朝廷之闕失政令之乖違可以為保邦御俗之方去蠹國殘民之賊者十事復為書并上聞已而復論列十事言臣所進三書實為切要然而觸權臣者有之近天聽者有之或結怨富貴之門或遺怒臺諫之官臣非不知而敢抗言者願以身而安天下也所上書為三巨軸廐置卒辭不能舉州将為選力士荷之以行會金人大入要盟城下而去澈聞輙語人曰我能口伐金人強於百萬之師願殺身以安社稷有如上不見信請質子女於朝身使穹廬御親王以歸鄉人每笑其狂止之不可乃徒步走行在高宗即位南

京伏闕上封事極詆用事大臣遂見殺見陳東傳死時年三十七許翰在政府罷朝問潛善處分何人曰斬陳東歐陽澈耳翰驚失色因究其書何以不下政府曰獨下潛善故不得以相視遂力求罷為東澈著哀詞澈所著飄然集六卷會稽胡衍既刻之豐城范應鈴為立祠學中

馬伸字時中東平人紹聖四年進士不樂馳騖每調官未嘗擇便利為成都郫縣丞守委受成都租前受輸者率以食色玩好蠱詠而敗伸請絕宿弊民爭先輸至沿途假寐以達旦常平使者孫俟蚤行怪問之

皆應曰今年馬縣丞受納不病我也僚薦于朝崇寧
初范致虛攻程頤爲邪說下河南府盡逐學徒伸詣
西京法曹欲依頤門以學因張繹求見十反愈恭頤
固辭之伸欲休官而來頤曰時論方異恐貽子累子
能棄官則官不必棄也曰使伸得聞道死何憾況未
必死乎頤歎其有志進之自是公暇雖風雨必日一
造忌媢者飛語中傷之弗顧卒受中庸以歸靖康初
孫傅以卓行薦召御史中丞秦檜迎辟之擢監察御
史及汴京陷金人立張邦昌集百官環以兵脅之俾
推戴衆唯唯伸獨奮曰吾職諫爭忍坐視乎乃與御

史吳給約秦檜共為議狀乞存趙氏復嗣君位會統
制官吳革起義募兵圖復二帝伸預其謀邦昌既僭
立賊臣多從史之伸首具書請邦昌速迎奉元帥康
王同院無肯連名者伸獨持以往而銀臺司視書不
稱臣辭不受伸叱之曰吾今日不愛一死正為
此耳爾欲吾稱臣邪即繳申尚書省以示邦昌其書
略曰相公服事累朝為宋輔臣比不幸迫於強敵使
當僞號變出非常相公此時豈以義為可犯君為可
忘宗社神靈為可昧邪所以忍須臾死而詭聽之者
其心若曰與其虛遜於人而實亡趙氏之宗孰若虛

受於己而實存以歸之耳忠臣義士未即就死闔城民庶未即生變者亦以相公必能立趙孫也今金人北還相公義當憂懼自列于朝康王在外國統有屬獄訟謳歌人皆歸往宜即發使通問掃清宮室率群臣共迎而立之相公易服退處省中庶事皆稟命太后其赦書施恩惠收人心等事日下拘收俟康王御極施行然後相公北面引咎以明身為人臣昧於防患遭寇讎脅汙當時不能即死以待陛下今復何面目事君請歸死司寇為人臣失節之戒伏闕下俟命如此則明主必能察相公忠實存國義非苟生且棄

過而録功矣今乃謀不出此時日已多肆然尚當非
據偃寢禁闥若固有之群心狐疑道路混須謂相公
方挾強金使人遊說康王姑令南道為人假不歸之
計上天難欺下民可畏相公若以愚言粗知覺悟及
此改圖猶可轉禍為福於匪朝伊夕之間過此以往
則相公包藏已深志慮轉異外飾事端偽日待期而
陰結寇讐合從為亂九廟在天萬無成理伸必不能
輔相公為宋朝叛臣也請先伏死都市以明此心邦
昌得書氣沮謀喪明日議迎哲宗后孟氏垂簾追還
偽赦乃遣馮澥李回等迎康王時王及之等猶請籍

龍德宮寶花貨斉賣靈沼魚鶴以資官用伸復慨然引義擬之曰古者人臣去國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君之禮臣如此臣之報君宜如何今二聖遠狩猶未出境天下之人方且北首欲追挽而還之君之府藏燕遊悉一朝而毀乎爾等逆節甚矣力爭乃止高宗即位伸拜章以城陷不能救主遷不能死請就竄削上知其有忠力於國擢殿中侍御史撫諭荆湖廣南以誅邦昌及其黨王時雍等所過州縣諏察吏之賢否與民利孜以次列上于朝伸自湖廣將入奏黃潛善汪伯彥不法凡十有七事草疏已具朝廷方召孫

覿謝克家乃先奏覿克家趨操不正在靖康間與王
時雍王及之等七人結為死黨附耿南仲倡為和議
助成賊謀有不主和議者則欲執送金人覿受金人
女樂草表媚之極其筆力乃負國之賊宜加遠竄不
報伸又進䟽曰陛下得黃潛善汪伯彥以為輔相委
任不復疑然自入相以來處事未嘗愜當物情遂使
女真日強盜賊日熾國本日蹙威權日削且三鎮未
服汴都方危前日遽下還都之詔至今鑾輿未能順
動其不謹詔命如此草茅對策不如式考官罰金可
矣一日黜三舍人乃取沈晦孫覿黃哲輩諸群小以

掌誥命其黜陟不公如此吳給張誾以言事被逐邵
成章緣上言遠竄其壅塞言路如此祖宗舊制諫官
御史有闕御史中丞翰林學士具名以進三省不敢
預厥有深旨近擬用臺諫多取親舊不過欲為己助
其毀法自恣如此張戩宗澤許景衡公忠有才皆可
任重潛善伯彥忌之沮抑至死其妨功害能如此或
責以救焚拯溺之事則曰難言蓋謂陛下制之不得
施設也或問陳東之死則曰不知蓋謂其事繇於陛
下也其過則稱君善則稱已如此呂源狂橫陛下逐
去不數月由郡守升發運其彊狠自專如此御營使

雖主兵權凡行在諸軍皆其所統潛善伯彥別置親
兵一千人請給居處優於衆兵其務收軍情如此廣
市私恩則多復祠官之闕同惡相濟則力庇王安中
之罪掩其所為豈不辜陛下倚任之重哉陛下隱忍
不肯斥逐塗炭遺民固已絕望二聖還期在何時邪
臣每念此不如無生歲月如流時幾易失望速罷潛
善伯彥政柄別選賢者共圖大事疏入留中明日改
衛尉少卿伸以論事不行辭不拜録其疏中御史臺
且疊上章言臣言可采即乞施行若臣言非是合坐
誣罔之罪移疾待命旬日詔伸言事不實送吏部責

濮州監酒稅時用事者恚甚必欲殺之以濮迫寇境故有是命趣使上道伸怡然襆被而行死道中或曰王淵在濮潛善密嗾其不利於伸天下識與不識皆寃痛之明年金人陷廣陵伸言始驗潛善伯彥始以誤國竄殛於是臺臣奏伸嘗論潛善等罪乃復以衛尉少卿召實未知其存亡也尋加直龍圖閣紹興初胡安國上時政論有曰伸言潛善伯彥措置乖方條其罪狀凡舉一事必立一證皆衆所共知共見不敢以無為有以是為非而當時曾不從用反以為言事不實而重責之是罰沮忠讜邪說何由而息公道何

由而明乎伸既遠貶雖有詔命邈無來期君子閔焉賁以龍圖猶未盡褒勸之典乞重加追奬及其子孫以承天意詔贈諫議大夫伸天資純確學問有原委勇於為義而所蘊深厚恥以自名建炎初右正言鄧肅嘗論朝士臣邦昌者例貶二秩伸不辨也凡有建明輒削其槀人罕知之居官晨興必整衣端坐讀中庸一遍然後出治事每曰吾志在行道以富貴為心則為富貴所累以妻子為念則為妻子所奪道不可行也故在廣陵行篋一擔圖書半之山東已擾家尚留于鄆常稱孔子言志士不忘溝壑勇士不忘喪其

元今日何日濤登乃吾死所也有何以者昭武人受學於伸伸伸沒以嘗輯其事狀紹興中為辰州通判覩郵報秦檜自陳其存趙之功謂它人莫預以往取所輯事狀達尚書省檜大怒下以荆南詔獄獄辭皆出吏手以坐削官竄真陽檜死始放還復其官尋卒

呂祖儉字子約祖謙之弟也受業祖謙如諸生監明州倉將上會祖謙卒部法半年不上者為違年祖儉必欲終朞喪朝廷從之詔違年者以一年為限自祖儉始終更赴銓丞相周必大語尚書尤袤招之祖儉已調衢州法曹而後往見潘時經略廣東欲辟為屬

祖儉辭尋以待從鄭僑張杓羅點諸葛廷瑞薦召除籍田令中丞何澹所生父繼室周氏死澹欲服伯母服下太常百官雜議祖儉貽書宰相曰禮曰為伋也妻者是為白也母今周氏非中丞父之妻乎將不謂之母而謂之何中丞為風憲首而以不孝令百僚何觀焉除司農簿已而乞補外通判台州寧宗即位除太府丞時韓侂胄寖用事正言李沐論右相趙汝愚罷之祖儉奏汝愚亦不得無過然未至如言者所云侂胄怒曰呂寺丞乃預我事邪會祭酒李祥博士楊簡皆上書訟汝愚沐皆劾罷之祖儉乃上封事曰陛

下初正清明登用忠良然曾未踰時朱熹老儒也有所論列則亟使之去彭龜年舊學也有所論列亦亟許之去至於李祥老成篤實非有偏比盖衆聽所共孚者今又終於斥逐臣恐自是天下有當言之事必將相視以爲戒鉗口結舌之風一成而未易反是豈國家之利邪又曰今之能言之士其所難非在於得罪君父而在忤意權勢姑以臣所知者言之難莫難於論災異然言之而不諱者以其事不關於權勢也若乃御筆之降廟堂不敢重違臺諫不敢深論給舍不敢固執盖以其事關貴倖深慮乘間激發而重得

罪也故凡勸導人主事從中出者蓋欲假人主之聲勢以漸竊威權耳比者闢之道路左右暬御於黜陟廢置之際間得闚者車馬輻湊其門如市恃權怙寵搖撼外庭臣恐事勢浸淫政歸倖門不在公室凡所薦進皆其所私凡所傾陷皆其所惡豈但側目憚畏莫敢指言而阿比順從內外表裏之患必將形見臣因李祥獲罪而深及此者是豈矯激自取罪戾哉實以士氣頹靡之中稍忤權臣則去不旋踵私憂過計深慮陛下之勢孤而相與維持宗社者寖寡也疏既上束擔待罪有旨呂祖儉朋比罔上安置韶州中書

舍人鄧騆繳奏祖儉罪不至貶御筆祖儉意在無君
罪當誅竄遂已爲寛恩會樓鑰進讀呂公著元祐初
所上十事因進曰如公著社稷臣猶將十世宥之前
日太府寺丞呂祖儉以言事得罪者其孫也今投之
嶺外萬一即死聖朝有殺言者之名臣竊爲陛下惜
之上問祖儉所言何事然後知前日之行不出上意
侂冑謂人曰復有救祖儉者當處以新州矣衆莫敢
出口有謂侂冑曰自趙丞相去天下已切齒今又投
祖儉瘴鄉不幸或死則怨益重曷若少徙内地侂冑
亦悟祖儉至廬陵將趨嶺得旨改送吉州遇赦量移

高安二年卒詔令歸葬祖儉之謫也朱熹與書曰熹
以官則高於子約以上之顧遇恩禮則深於子約然
坐視群少之為不能一言以報効乃令子約獨舒憤
懣觸群小而蹈禍機其愧歎深矣祖儉報書曰在朝
行聞時事如在水火中不可一朝居使處鄉閭理亂
不知又何以多言為哉在謫所讀書窮理賣藥以自
給每出必草屨徒步為踰嶺之備嘗言因世變有所
摧折失其素履者固不足言矣因世變而意氣有所
加者亦私心也所為文有大愚集祖儉從弟祖泰
祖泰字泰然夷簡五世孫寓常之宜興性跡達尚氣

誼學問該洽徧遊江淮交當世知名士得錢或分挈以去無吝色飲酒至數斗不醉論世事無所忌諱聞者或掩耳而走慶元初祖儉以言事安置韶州既移瑞州祖泰徒步往省之留月餘語其友王深孚曰自吾兄之貶諸人箝口我雖無位義必以言報國當少須之今未敢以累吾兄也及祖儉沒貶所嘉泰元年周必大降少保致仕祖泰憤之乃詣登聞鼓院上書論侂胄有無君之心請誅之以防禍亂其略曰道學自古所恃以為國也丞相汝愚今之有大勳勞者也立偽學之禁逐汝愚之黨是將空陛下之國而陛下

不知悟邪陳自強侂胄童孺之師躐致宰輔陛下舊學之臣若彭龜年等今安在邪蘇師旦平江之吏胥以潛邸而得節鉞周筠韓氏之廝役以皇后親屬得大官不識陛下在潛邸時果識師旦乎椒房之親果有筠乎凡侂胄之徒自尊大而卑朝廷一至於此也願亟誅侂胄及師旦而罷逐自強之徒獨周必大可用宜以代之不然事將不測書出中外大駭有旨呂祖泰挾私上書語言狂妄拘管連州右諫議大夫程松與祖泰狎友懼曰人知我素與游其謂預聞乎乃獨奏言祖泰有當誅之罪且其上書必有教之者今

縱不殺猶當杖黥竄遠方殿中侍御史陳讜亦以為言乃杖之百配欽州牢城收管初監察御史林采言僞書之成造端自必大故有少保之命祖泰知必死冀以身悟朝廷無懼色既至府廷尹為好語誘之曰誰教汝共為章汝試言之吾且寛汝祖泰笑曰公何問之愚也吾固知必死而可受教於人且與人議之乎尹曰汝病風喪心邪祖泰曰以吾觀之若今之附韓氏得美官者乃病風喪心耳祖泰既貶道出潭州錢文子為醴陵令私贐其行侂胄使人迹其所在祖泰乃匿襄郢間侂胄誅朝廷訪得祖泰所在詔雪其

寃特補上州文學改授迪功郎監南嶽廟丧母無以葬至都謀於諸公得寒疾索紙書曰吾與吾兄共攻權臣今權臣誅吾死不憾獨吾生還無以報國且未能葬吾母為可憾耳乃卒尹王柟為具棺斂歸葬焉

楊宏中字充甫福州人弱冠補國子生孝宗崩光宗以疾不能執喪時趙汝愚知樞密院奏請太皇太后迎立寧宗于嘉邸以成喪禮朝野晏然遂命汝愚為右丞相登進耆德及一時知名之士有意慶曆元祐之治韓侂冑竊弄國柄引將作監李沐為右正言首

論罷汝愚中丞何澹御史胡紘章繼上竄汝愚永州國子祭酒李祥博士楊簡連疏救爭俱被斥宏中曰師儒能辨大臣之冤而諸生不能留師儒之去於誼安乎衆莫應獨林仲麟徐範張衜蔣傅周端朝五人願預其議遂上書曰自古國家禍亂之由初非一道惟小人中傷君子其禍尤慘君子登庸杜絶邪枉要其處心實在於愛君憂國小人得志仇視正人必欲空其朋類然後可以肆行而無忌於是人主孤立而社稷危矣黨錮敝漢朋黨亂唐大率由此元祐以來邪正交攻卒成靖康之變臣子所不忍言而陛下所

不忍聞也臣竊見近者諫臣李沐論前宰相趙汝愚
數談夢兆擅權植黨將不利於陛下以此加誣實不
其然汝愚乞去中外咨憤而言者以爲父老懽呼蒙
蔽天聽一至於此章穎力辨其非首遭斥逐聞者已
駭既而祭酒李祥博士楊簡相繼抗論毅然求去告
假幾月善類皇皇一旦有外補之命言者悉其扶植
正論極力觝排同日報罷六館之士爲之憤惋涕泣
今李沐自知邪正之不兩立而公議之不直已也乃
欲盡去正人以便其私於是託朋黨以罔陛下之聽
臣謂二人之去若未足惜殆恐君子小人消長之機

於此一判則靖康已然之監豈堪復見於今日邪陛下厲精圖政方將正三綱以維人心采群議以定國是遽聽奸回槩疑善類此臣等之所未諭也臣願陛下鑒漢唐之禍懲靖康之變精加宸慮特奮睿斷念汝愚之忠勤察祥簡之非黨灼李沐之回邪明示好惡旌別淑慝竄李沐以謝天下還祥簡以收士心臣雖身膏斧鑕實所不辭書奏不報則繳副封于臺諫侍從侂胄大怒坐以不合上書之罪六人皆編置以宏中為首將竄之嶺南中書舍人鄧馹上書救之不聽右丞相余端禮拜於榻前至數十乃免遠徙上惻

然許之乃送太平州編管天下號為六君子明年移
福州聽讀嘉泰三年寧宗幸學特旨放參開禧元年
宏中登進士第教授南劒州太守余嶸故相端禮子
與之相得甚懽侂胄誅先以言得罪者悉加褒録嘉
定元年特遷宏中一秩亦不拜六年以嶸與汪逵趙
彥櫄薦授户部架閣俄遷太學正八年夏旱上封事
指切無隱遷武學博士改宣教郎時諫官應武論一
學官宏中季試策士及其故武閧而銜之秋戊祀武
成王祭酒行事故事博士欑亞獻至是不命宏中宏
中白于祭酒於是武劾宏中與同列競且謂其激矯

不自愛遂通判潭州以親老請祠差知武岡軍未受卒年五十三端朝字子靜嘉定三年試禮部第一終刑部侍郎兼侍講衛字用叟以父任補官有二子與端朝同登進士第仲麟字景仲傳字象夫父居學校忠鯁有聞咸以不偶死範自有傳

華岳字子西為武學生輕財好俠韓侂胄當國岳上書曰旬月以來都城士民彷徨四顧若將喪其室家諸軍妻子隱哭含悲若將驅之水火闤闠籍籍欲語復噤駭於傳聞莫曉所謂臣徐考之則侍衛之兵日月潛發樞機之遞星火交馳戎作之役倍於平時郵

傳之程兼於疇昔乃知陛下將有事於北征也侂胄
以后族之親位居極品專執權柄公取賄賂畜養無
籍吏僕委以腹心賣名器私爵賞睥睨神器窺覘宗
社日益炎炎不敢嚮爾此外患之居吾腹心者也朝
臣有以庸瑣之資請媚師旦驟入政府者有以諛佞
之資附阿侂胄致身顯貴者陳自強老不知恥貪不
知止私植黨與陰結門第凡見諸行事惟知侂胄不
知君父此外患之居吾股肱者也奕奕汝翼諸李之
貪懦無謀倪僎倬杲諸郭之膏粱無用諸吳之恃寵
專僭諸彭之庸孱不肖皇甫斌魏文諒毛致通秦世

輔之彫瘵軍心瘏痍士氣以致陳孝慶夏興祖商榮
田俊邁之徒皆以一卒之才各得把麾專制平日剜
膏刻血包苴侂胄以致通顯饑寒之士咸願食其肉
而不可得萬一陛下付以大事彼之首領自不可保
奚暇為陛下計丮此外患之居吾介牙者也程松之
納妾求知或以售妹入府或以獻妻入閤曾亶之貢
子為郎富營之庸駑充位此外患之居吾耳目者也
蘇師旦以繖吏冒節鉞牙儈名爵周筠以隸卒冒戎
鈐市易將相此外患之扼吾咽喉者也彼之所謂外
患者實未足憂而此之外患蓋已周吾一身之間矣

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所貴乎中國者皆聽命於陛下
也今也與奪之命黜陟之權又不出於陛下而出於
侂胄是吾有二中國也命又不出於侂胄而出於蘇
師旦周筠是吾有三中國也女真以區區之地猶能
逼我淮漢曾謂外患之居吾腹心股肱耳目爪牙及
吾咽喉而不憑陵吾之宗廟社稷乎曾謂一家之中
自為秦越一舟之中自為敵國而能制遠人乎比年
軍皆掊克而士卒自仇其將佐民皆侵漁而百姓自
畔其守令家自為戰此又啓吾中國億萬之仇敵也
今不務去吾腹心股肱爪牙耳目咽喉與夫億萬之

仇敵而欲空國之師竭國之財而與遠人相從於血刃相塗之地顧不外用其心歟臣嘗推演兵書自去歲上元甲子五福太一初度呉分四神直符對臨荆楚始擊蜚符旁臨甌粤青門直使交次于幽冀黒殺黄道正按于燕趙考之成法主筭最長客筭最短兵以先發為客後發為主自太歲乙丑至庚午六年之間皆不利於先舉儻其畔盟犯義挠我疆埸至於事不獲已然後應之則反主為客猶曰庶幾萬一國家首事倡謀則将帥内睽士卒外畔肝腦萬民血刃千里此天數之不利於先舉也矧将帥庸愚軍民怨懟

馬政不講騎士不熟豪傑不出英雄不收餽糧不豐形便不固山砦不脩堡壘不設吾雖帶甲百萬餽餉千里而師出無功不戰自敗此人事之不利於先舉也臣願陛下除吾一身之外患吾中國之外患既已除然後公道開明正人登用法令自行紀綱自正豪傑自歸英雄自附侵疆自還中原自復天下自底於和平四海自躋於仁壽何俟乎兵革哉不然則亂臣賊子覬覦裂冠哦九錫隆恩之詩恃貴不可侔之相私妾內姬陰臣將相魚肉軍士塗炭生靈墜百世之遠圖虧十廟之遺業陛下此時雖欲不與之偕亡則禍

迫於身權出於人俛首待終何臍可噬事之未然難以取信臣願以身屬之廷尉待其軍行用師勞還奏凱則梟臣之首風迹四方以為天下欺君罔上者之戒儻或干戈相尋敗亡相繼強敵外攻姦臣內畔與臣所言盡相符契然後令臣歸老田里永為不齒之民書奏侂胄大怒下大理貶建寧圜土中郡守傅伯成憐之命獄卒使出入毋繫伯成去又迕守李大異復寘獄侂胄誅放還復入學登第為殿前司官屬鬱不得志謀去丞相史彌遠事覺下臨安獄獄具坐議大臣當死寧宗知岳名欲生之彌遠曰是欲殺臣者

竟杖死東市

鄧若水字平仲隆州井研人博通經史爲文章有氣骨吳曦叛州縣莫敢抗若水方爲布衣憤甚將殺縣令起兵討之夜刲雞盟其僕曰我明日謁知縣汝密懷刃以從我顧汝即殺之僕佯許諾至期三顧不發歸責其僕以背盟僕曰平人尚不可殺況知縣乎此何等事而使我爲之若水乃仗劍徒步如武興欲手刃曦中道聞曦死乃還人皆笑其狂而壯其志登嘉定十三年進士第時史彌遠柄國久若水對策極論其姦請罷之更命賢相否則必爲宗社憂考官寘之

未甲策語播行都士爭誦之彌遠怒諭府尹使逆旅
主人幾其出入將寘之罪或為之解乃已理宗即位
應詔上封事曰行大義然後可以弭大謗收大權然
後可以固大位除大姦然後可以息大難寧宗皇帝
晏駕濟王當繼大位者也廢黜不聞於先帝過失不
聞於天下史彌遠不利濟王之立夜矯先帝之命棄
逐濟王并殺皇孫而奉迎陛下曾未半年濟王竟不
幸於湖州揆以春秋之法非弑乎非篡乎非攘奪乎
當儔逆之初天下皆歸罪彌遠而不敢歸過於陛下
者何也天下皆知倉卒之間非陛下所得知亦諒陛

下必無是心也亦料陛下必能掃清妖氛以雪先帝
濟王父子終天之憤今踰年矣而乾剛不决威斷不
行無以慰天下之望昔之信陛下之必無者今或疑
其有昔之信陛下不知者今或疑其知陛下何以忍
清明天日而以此身受此汙辱也盍亦求明是心於
天下而俾有辭於千古乎為陛下之計莫若遵泰伯
之至德伯夷之清名季子之高節而後陛下之本心
明于天下此臣所謂行大義以弭大謗策之上也自
古人君之失大權鮮有不自廢立之際而盡失之當
其廢立之間威動天下既立則眇視人主是故强臣

挾恩以陵上小人怙强以無上久則內外相為一體為上者喑默以聽其所為日朘月削殆有人臣之所不忍言者威權一去人主雖欲固其位保其身有不可得亶縉辥極彌遠之肺腑也王愈其耳目也盛章李知孝其鷹犬也馮榯其爪牙也彌遠之欲行某事害某人則此數人者相與謀之曷嘗有陛下之意行乎其間哉臣以為不除此數凶陛下非惟不足以弭謗亦未可以必安其位然則陛下何憚久而不為哉此臣所以謂收大權以定大位策之次也次而不行又有一焉曰除大姦然後可以弭大難李全一流民

耳寓食於我兵非加多土地非加廣勢力非特盛也貫涉為帥庸人耳全不敢妄動何也名正而言順也自陛下即位乃敢倔彊何也彼有辭以用其衆也其意必曰濟王先皇帝之子也而彌遠放弑之皇孫先皇帝之孫也而彌遠戕害之其辭直其勢壯是以沿淮數十萬之師而不敢睥睨其鋒雖曰今暫無事未也安知其不一日羽檄飛馳以濟王為辭以討君側之惡為名彌遠之徒死有餘罪不可復惜宗社生靈何辜焉陛下今日而誅彌遠之徒則全無辭以用其衆矣上而不得則思其次次而不得則思其下悲夫

制置司不敢為附驛郤還之以格當改官奏上彌遠取筆橫抹之而罷嘉熙間召為太學博士當對草奏數千言略曰寧宗不豫彌遠急欲成其詐此其心豈復顧先帝之生乎先帝不得正其終陛下不得正其始臣請發冢斲棺取其屍斬之以謝在天之靈往年臣嘗上封事請禪位近屬以洗不義之污無路自達今其尚書在謹昧死以聞將對前一日假筆吏於所親潘允恭允恭素知若水好危言諭筆吏使竊錄之允恭見之懼并及禍走告丞相喬行簡亦大駭翼日蚤朝奏出若水通判寧國府退朝召閤門舍人問曰

今日有輪對官乎舍人以若水對行簡曰已得旨補外矣可格班若水袖其書待廡下舍人諭使去若水怏怏而退自知不爲時所容到官數月以言罷遂不復仕隱太湖之洞庭山賈似道在京湖聞其名辟參軍事若水雅思其鄉乃起從其招因西歸蜀居山中有盜夜刼之若水危坐不動盜擊其首流血被面亦不動乃舍去若水爲學務躬行耻爲空言削木爲主大書曰自古以來忠臣孝子義夫節婦之位歲時祀之有一子膂力絶人築山砦以兵捍衛鄉井砦破舉家遇害

僧真寶代州人為五臺山僧正學佛能外死生靖康之擾與其徒習武事於山中欽宗召對便殿眷賚隆縟真寶還山益聚兵助討州不守敵衆大至晝夜拒之力不敵寺舍盡焚酋下令生致真寶至則抗詞無撓酋異之不忍殺也使郡守劉騊誘勸百方終不顧且曰吾法中有口回之罪吾旣許宋皇帝以死豈當妄言也怡然受戮北人聞見者嘆異焉

莫謙之常州宜興僧人也德祐元年糾合義士捍禦鄉閭詔為溧陽尉是冬沒于戰陳贈武功大夫時萬安僧亦起兵舉旗曰降魔又曰時危聊作将事定

復為僧旋亦敗死

徐道明常州天慶觀道士也為管轄賜紫徳祐元年北兵圍城道明謁郡守姚訔請曰事急矣君侯計将安出訔曰内無食外無援死守而已道明亟還慨然告其徒曰姚公誓與城俱亡吾屬亦不失為義士迺取觀之文籍置石函藏坎中兵屠城道明危坐焫香讀老子書兵使之拜不顧誦聲琅然以刃脅之不為動遂死焉

列傳卷第二百十四

[General Information]
□□=□□□□□□□ □□ 126
□□=□□□□□□□□□
□□=167
□□□=□□□□□
□□□□=1937
SS□=12460481
DX□=000007543819
url=http://book2.duxiu.com/search?&channel=search&gtag=&sw=%B0%D9%F1%C4%B1%BE%B6%FE%CA%AE%CB%C4%CA%B7++%CB%CE%CA%B7++126&year=&sectyear=&seb=0&pid=0&showc=0&fenleiID=&Pages=1&searchtype=1